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四十六

邛州知州吳鳳

郡後學王葵校正

學正李一陽

訓導周南編次

成都府錄事廳題名壁記

錄事參軍之官始于後魏隋唐以來名號不一或曰東西曹掾曰司錄參軍或又為錄事國朝沿唐制舊府為司錄州為錄事乾興元年復參軍之號政和疑為行軍之稱而更名為掾逮建炎又復其舊雖邵州



異置牧守異長辟除選調因革靡常而大抵皆以總錄衆曹糾繩違失雖長吏有過亦得舉彈號紀綱掾其任至重而不輕乃自近世雖僅為獄市帑廩之司然所關亦不小也成都為西南大都會制置安撫司所治六十州訟獄所之錄掾所掌則視他郡尤為劇寄况所事者牧伯監司之官分位濶絕傳受論鞫之事徃徃史不能自達錄掾持謁請問乃得關白其遇寬明易事之長從容開說色受氣許此亦易易耳脫宣驕長傲之人盛氣凌壓則非健特自立

者鮮不回撓於此又可以觀人之所存攷之於史唐人杜景佺嘗為州錄逆折司馬之不視事一時高風人所欽嘆厥後仕武后朝毅然獨立使淫虐之毒不能禁羅織之焰不得煽卓然為一代名臣究其事業實權與於是州淳化中忠定張公知益州其半判司事嗣秀王師彌斥其私藏以承上意自六年六月戒事至明年端平改元八月甲子落成 上書屬籍之閣四大字以寵靈之門塾堂垂階廉序室公館吏舍庖湏儲待鳩僎告功王過了翁言曰願子

識之了翁謝未能也王曰予以宗伯載筆  
大史而子焉得辭之予惟古者官之長必  
曰司馬正而周之宗官獨稱伯以別於六  
官之長則所以重正躰謹天合嚴宗祧也  
或曰宗伯嘗為宗正顏護軍辯其不然矣  
逮秦人始以宗正列於九卿僅掌親屬而  
宗廟之事屬之奉常大夫古人所以敬宗  
之憲至漢魏隋唐迄于我朝因之不改昭  
陵念宗子之無所統一也始於宗正寺之  
外為宗正司以皇族領之治平元年增  
置同知事元豐官制行又以宗室團練使

以上有德望者為長而一人焉二之若位  
高屬尊則為判凡以承寧弗協糾過愆違  
祖宗厚倫之意至是逾密矣雖然予以古  
制參之尚有可言者古者以廟序宗廟曰  
宗廟室曰宗室噐曰宗彝祀曰宗事姓曰  
宗盟而掌礼者由虞周以來皆曰宗下及  
都家皆有宗人將以別姓收族寓不言之  
教也是故天子之元子為太宗以繼太祖  
則別子為諸侯者各為一國之大祖而不  
得補其先王諸侯之元子又為一國之大  
宗以繼太祖則別子為大夫者又各為一



家之祖而不得稱其先公繼別者亦謂之  
太宗所以別小宗大夫之次子曰二宗所  
以副小宗或同姓而異氏也或別氏而合  
族也或有大宗而無小宗也或有小宗而  
無大宗也或無宗而亦莫之宗也或有適  
子之子而不為適孫也有通稱為後而不  
與適相承者同服也有宗廟之事則尸  
主列于太室子姓以昭穆為南北面旅酬  
賜爵昭與昭齒穆與穆齒內賓宗婦各如  
其倫其有哭臨之事則同姓於宗廟同宗  
於祖廟同族於禘廟所謂世之遠近齒之

長幼分之親疏蓋自生長見聞周旋乎宗  
廟之中相示以禮樂而意已傳上無嫌偏  
之慮下無覬覦之心法之至善者也况又  
養之於成均以觀其德行雖天子之元子  
亦齒於士也列之於王闈以考其中失雖  
大夫元士之子亦列於王子也逮其可以  
仕也則選建明德自五等之侯兩社之輔  
三等之采六遂之邑有封畛土略以處之  
彝器分物以昭之祝宗卜史以秩之宗氏  
分族以維之才無大小靡一失秩此其大  
略也而於其間非混然無所別異者曹文

之昭晉武之穆而曹為伯甸武王之母弟  
八人三列公卿而五叔無官魯衛晉皆叔  
也而又武成康之伯不獲是分蔡叔康叔  
之兄也而衛先蔡則又於昭穆長幼之中  
以賢否為進退以功過為先後有尚德勸  
能之意行乎其間士之生於王族也宗有  
法廟有序學有教仕有養用有別涵養成  
就蓋非一日嗚呼夏殷以訖杞宋后稷以  
訖末孫凡皆有國二千餘年雖以嬴秦之  
暴幹棄周鼎猶三十年睨視而弗敢遷親  
親用賢之效豈秦漢以來褊衷忌意涼法

弊事之所及知乎國朝待遇同姓則本乎  
成周之意視前代之自翦其類根無所蔭  
者殆不可同日語然而宗法不立無以嚴  
親親之等嫌忌尚存無以收賢賢之效若  
謂大雅不群為善最樂與夫操觚弄翰之  
士固多有之若同姓之卿與國同其戚休  
如古人所謂維翰維城者則予謂當思所  
以變通之法以蕃王室以強本朝尚古人  
漑葉流根之意敢因王之請以所得于師  
友者為王誦之用答敷明天子崇寵厲籍  
之休命云



華亭縣重修學記

華亭縣故有宣聖廟自慶曆後郡縣皆有學於是縣立學官以附於廟紹興紹熙雖加繕治又數十年矣今令會稽楊君堙始至戢姦惠柔剔紛起廢一年而樽節浮蠹儲米三千石為平糴倉又一年鳩材僱庸修大成殿前門後閣左右二翼而館鄉賢于夾又東甃泮水建講堂一齋廬八令佐之款謁有次諸生之公養有廩通為垣以宮之翼翼沈沈邃嚴靖深俾來以圖請記成事予惟論學校者未有不傷教法之壞

議科舉者未有不嘆辭章之靡經生學士尚論比閭之法庠塾之教則悼王制之不可復嗚呼侯封并牧去藉二千年矣是未可以驟復也雖然治古終不可復與曰不然也天命流行發生萬物雖五行異質四時異氣而仁義禮知之性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情則古今同此民也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義婦聰則古今同此心也古之為教非疆其所無也亦惟即射鄉之會而正齒位所以養其尊賢敬老之良知即歲月之吉而讀教法所以發其尊君親上之

深省逮已事而竣也則反諸閭塾所謂家  
有塾者合二十五家之子弟于閭門之左  
右而父師者為之左右師以教之民生其  
間無習而非正人無行而非正道無間而  
非正言志壹心臧不見異物而遷故曰斯  
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自鄉治廢  
而民散朝夕無間塾之教歲時無庠序之  
屬死徙不相知出入不相友緩急不相賙  
而為民父母者沈於簿書期會之衝矻矻  
晨夜救過不贍於是姦胥亂民緣絕為欺  
吏以官為市民以吏為仇遺其常心以陷

於辟是雖曰世降俗弊已非一日獨不思  
古今一宇宙也而今之民顧不古若豈誠  
不古若哉而况吳中族姓人物之盛自東  
漢以來有聞于時逮魏晉而後彬彬輩出  
左大冲所謂高門昇貴魁岸豪傑虞魏之  
昆顧陸之裔雖通言吳都而居華亭者為  
尤著蓋其地負海枕江平疇沃埜生民之  
資用饒衍得以畢力於所當事故士奮於  
學民興於仁代生人才以給時須自陸士  
衡士龍以至唐宰相元方象先希聲猶曰  
隨世以就功名至敬輿則歸然三代人物



也涵養作成此豈一旦之功先正朱文公  
謂三代而下惟董仲舒諸葛孔明陸敬輿  
俱有王佐氣象自今觀之其論諫數百如  
推誠散利等疏無非聖賢之明訓其所辟  
邪說如寧我負人反經合道凡後世喪邦  
之說一繩以正嗚呼斯不亦間世之大儒  
乎乃自近歲遽以華亭為不易治令不具  
官胥橫民肆簿書漫漶獄訟繁滋銓曹注  
擬徃徃有望望然去之者吁何至是哉記  
曰凡釋奠者必有合也或謂合他國之先  
賢而祀之然則是邦有如宣公自可為人  
物之標準地靈人傑千古不磨作而興之  
則非守令事邪唐人詩稱宣公為縣人而  
志不書其何以為行善化俗之助楊君建  
學之初揭堂曰明善合子思孟子相傳之  
要指在諸生發明為己之學冠珮林立聽  
者皆竦嗚呼千萬人之心一也上以誠感  
則下以誠應矣予既嘉楊君之為又嘆宣  
公鍾美是邦而人未之或知為表而出之  
其自今父詔師傳斯游斯息慨聖賢之所  
學何事以無忘賢令尹之德安知如敬輿  
者不數數遇也

常熟縣重修學記

常熟縣學之始圖乘散失僅有屋梁書至和紀年餘無所攷慶元三年縣令孫應時以言游里人也始祠于學新安朱子旣為證其事實慶元年祠遷于學之右然而孔堂闕壞弗不加治今令會稽王燦始至大懼無以崇化善俗迺約編浮蠹踰年更而正之屬邑士胡洽胡淳董其役以孔廟居左廟之南為大門北為言游之祠又東北為本朝周子邵子二程子朱子張子之祠以明倫堂居右東西為齋廬四以館士為塾二以儲書凡祭器祭服藏焉通為屋百有二十楹而為垣以宮之且增田二百畝有奇歲助公養之費訪言民之裔官為衣食而延師以教之別為田百畝以給其費白于州于部使者為廬以貯之經始於端平二年之冬落成於明年之秋迺八月丁亥釋奠于新宮屬郡人葉輔之叙其後以求記于了翁竊惟朱子嘗記子游之祠矣如魯論所載二三事皆以發揮亡餘貌茲孤陋安敢復措一辭然嘗讀禮書而竊有見焉因記廟學之成併附其說夫檀弓不



知何人而一篇之言獨於子游極其稱譽  
雖其於孔門諸子率多譏評又以言曾並  
列其是言而非曾者非一幾若偏於抑揚  
然即其書以攷之大抵當典禮訛闕無所  
考訂之時人之有疑弗決者率以質諸子  
游故前後議禮者十有四皆以一言為可  
否亦可以見其為時人之耳目雖汰哉叔  
氏一語若譏之而實尊之然則游以習禮  
列于文學茲其為文為學蓋三代典章之  
遺賴游以有存者嗚呼信其為豪傑之士  
矣昔柳宗元謂論語所載弟子必以字惟

曾子有子不字遂謂是書出於曾門蓋以  
字輕而子重也始亦謂然及考諸孔門之  
訓則字為至貴蓋字與子皆得兼稱如門  
人之於孔子進而稱子不敢氏退而稱仲  
尼不言子其次亦有既子且字如  
等不一二人或子或字者又數人然淵弓  
至游夏最號高第字而不得子也有子曾  
子而不得字也就二者而論則字為尊蓋  
子雖有師道之稱然係于氏者不過男子  
之美稱耳故孝經字仲尼而子曾子禮運  
字仲尼而名言偃至於子思字其祖孟子

字其師父祖相傳至今人之字仲尼者毋  
敢以為疑字既尊矣則雖以孟子亞聖亦  
不得以字稱不寧惟是仲尼作春秋二百  
四十二年間字而不名者僅十有二人而  
游夏諸子之門人亦各字其師相承至於  
漢初猶未敢輕以字許人即是而觀則子  
游以句吳孤遠之士北學洙泗遂得字而  
不子以列于高第

此又豈易易然者

今吳門密邇行都而常熟為壯縣有如游  
載起豈終無其人邪或者狃於習俗未有  
以自振我朱子既嘗表其事以風勵之予  
又何言獨惟山川風氣古今猶夫人也誦  
先聖之書服先賢之訓嗚呼其必有聞風  
興起以無負建學尊賢之意者士其勉之

程純公楊忠襄公祠堂記

予自都師召還凡六上乞骸之請寓建康  
待命府學教授陶君過余言曰昔者明道  
先生程純公以正學為諸儒倡郡國祠事  
之惟謹是邦以先生之嘗簿正於上元也  
學故有祠熾也不佞嘗聞忠襄陽公通守  
是州日會虜酋大入杜克以宰相總諸道  
兵望風迎降自餘或辱或邀惟公自矢一



死力與虜抗唾罵不絕口卒遭剖心之酷  
公朝義之易名忠襄賜廟褒忠今百有餘  
年記于麗牲之碑書于下柵之石赫赫乎  
其與日星儼明也熾也生長大江之東習  
聞其事今又稽諸志衆則公又嘗與校官  
宰溧陽有德於民士而學未有祠也不謂  
闕典歟於是即純公之祠之右繪公以  
致敬焉子為我識其事或以諗予曰二子  
匪其倫乎予曰儼人者以其道相似也禹  
稷顏回曾子子思窮達不相侔也去就不  
相似也而孟子同之此豈世俗所擬倫者

乎夫學何為者也所以志乎仁者也乾道  
變化各正性命根於理者為仁義禮智之  
性稟於氣者為血肉口脣之軀而心焉者  
理之會而氣之帥貫通古今錯綜人物莫  
不由之學焉則求以不失其本心進退在  
我富貴不可淫也死生在我威武不可屈  
也自夫學之不謀非囿乎氣質之偏則奪  
於利害之私口欲味目欲色耳欲聲鼻欲  
臭食則求其飽是心之躰肫肫其仁克實  
流貫可以參天地可以為堯舜而安與飽  
之是求則小人之事未之為丈夫也以之

為學則志於苟得安於小成矣以之居官則見得忘義見危幸免矣彼庸夫賤隸不足責也徃徃猶以一至之勇蹈仁義為康莊學之為何事顧以口耳之讀給取利祿為足所謂成物已無與吾事焉斯不甚可恥乎跡二公之所遇雖異而其志於學歸於仁能不失其本心則後先一揆此尚可優劣乎俗流世壞狄禍萬殷余嘉陶君之為是舉也足以興衰立儒不失聖賢為己之意為識歲月公諱邦人字希稷言州吉水人以政和上舍生賜第云 四十六卷終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四十七

記

靖州鶴山書院記

某泰禧間嘗任 王朝會國有大專議不合補郡去築室于先廬之北曰鶴山書院聚書求友朝益慕習將以質其所未信聘命三至辭不敢進其後刺部守藩粗更民事先帝察其可用即正歲大朝馳驛而召之居數年又以罪矣徙湖北之靖山囚瀨繫不通於中州益得以靜慮激神循念曩愆寓館之東曰純福



坡五老峯位其佐飛山屬其右而侍郎  
山巖立其前岡巒錯峙風氣融結乃屏  
剔菑翳爲室而居之安士樂天忘其已  
之迂也迺即故鄉之名榜以鶴山書院  
背夏涉秋水木芙蓉更隱迭見老梅揮  
杉灌木叢篠又將尋歲寒之盟某息遊  
其間往輒移晷而樂極生感詠餘興嘆  
或靳之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吾爲子  
喜而子戚諸曰不然也君譬則天也疾風  
迅雷甚雨必變天之怒而逸焉是不敬也  
君譬則親也撻之流血起敬起孝親之過

而憇焉則愈疏也或曰有一不慊則僂焉  
若無所容而亦庶幾有以自靖自獻矣曰  
惡是何言也陰陽五行播生萬物山川之  
產天地之產也身軀髮膚一氣而分人子  
之身父母之身也是故窮天下之物無可  
以稱天德終孝子之身不足以報親息而  
余也猥繇寒遠被遇兩朝幸位從臣之末  
夫使諫行而澤下事稱以意隱斯亦報國  
之常分耳顧無能絲髮之益迺蹈浚常之  
戒自貽過涉之咎祗以病朝廷差當世之  
士而尚以自清自獻爲足乎昔之人量而

後入信而後諫原筮而後比也衆允而後  
晉也夫然故上無怨而下遠罪也而余也  
亦嘗審於所發乎過位必色過闕必下路  
馬必式懷乎十目之所眎所以廣敬也齋  
戒沐浴盡思對命習容觀玉聲赫乎上帝  
之有臨所以蓄誠也自明善誠身順親信  
友無幾微之或作謹獲上之道也自本諸  
身證諸衆以及於三王百世天地鬼神無  
毫髮之不合重發言之機也夫然故顯諫  
而君不疑盡言而人不忌而余也又有一  
於是乎有孝有德以引以翼嫌汲汲以求

深也訐謨定命遠猶辰告惡數數以取䟽  
也衣錦聚衣裳錦聚裳慮皓皓以取汙也  
謹爾優游勉爾遁思忌悻悻以忘君也而  
余亦未能自信於斯也嗚呼裁者培之傾  
者覆之取之自彼天何心焉賢則親之無  
能則下之致之自己親何心焉故古今無  
未定之天而亦無難事之親一或反是則  
吾孔子之罪人耳矣於是識其語於室以  
自儆

強齋記

寶慶元年高候德文自姑蘇介余友毛誼



父而請於余曰昔朱文公嘗以強齋名吾所居室子爲我書之蓋侯仕淮右嘗以輸平鄰壤折虜驕慢有聞于時其後監登聞鼓院憂職及言余甚慕之今行年七十有六而服行文公之訓強善無斃余曷敢曰不可亡何侯以書來曰善矣子之禮也盍併記諸余謂誼父曰人之患制於欲則悞狃於習則安氣柔則沈于衆形躁則苦其難有一于茲策之而莫前而侯也誘林弗渝華皓益堅則所謂強者侯其知之矣而奚資乎余言雖然吾請爲義父試誦所聞

焉今夫天地四方與人若不相涉而古人謂此爲男子之所有事奚事也晦明寒暑日夜相代乎前此莫非事也而人由乎其中不知其爲已之所當事也是故易之大象凡六十有四而於乾曰君子以自強不息於晉曰君子以自昭明德天行日進凡皆自不可已聖人發此二象示人以所當事者不爲不切至矣然而日爲衆陽之宗亦天下之健者而獨於乾曰自強何哉天左旋而日右轉其爲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窮晝夜而一周蓋未始相遠也然

日之進也財足以當晝夜之運而天之行則常超一度積日以成歲是則天常踰一度而日常不及一度則所謂強健而無息非天行不足以當之先正安定胡公嘗語人曰人之呼吸是謂一息一息之間天行八十餘里人之晝夜萬三千六百息故天行百餘萬里然則是孰使之然哉天之強而無息也非有使之然也則人之爲善其自強而不可息也蓋亦無與乎他人矣天之行也左旋右復前降後升晝夜有常古今無間人之爲人將以主天地而命萬物也而合散消息乃爲大化所驅固有由之終身而不知其然者天用不斲乎人之知人知爲善也而必斲乎人之知顧得謂之自強乎嗚呼侯之請也余之記也是將愈言而愈失矣誼父以告侯請書是爲記以庶幾古人求箴儆于國人之義侯名之問字德文家故通徒嘗四舉禮部馳聲膠庠其馴行可紀蓋不但如前所聞云

夔州重建州學記

廬陵李侯鎮夔之明年大修學官成以書抵某曰夔故有學自淳熙之季帥守某侯



某嘗撤而新之僅歷三紀蠱壞弗治今軍  
器監丁侯黼與轉運判官王君觀之嘗議  
更葺且病其門術弗正也爲審端焉各捐  
錢貳千萬市材於茶涪黔市竹於雲安大  
寧旣賦文鳩功會丁侯召去余實來乃與  
王君卒其事各增錢千萬始嘉定十六年  
之六月訖寶慶元年之五月禮殿講堂齋  
館門序次第一新而雲章有閣從祀有象  
先賢有祠文會有所直宿有舍學故有李  
氏五桂樓今復建於東偏祠六君子其上  
以至庖福莞庫黜聖陶覽率視舊加隆後

成帥士者修舍萌之禮余又念堂曰明倫  
而無以訓迪之也乃摘六經語孟切於倫  
理者凡八條大書深刻而壁寘之士謂是  
後不可無紀也以惟予也請顧某不佞何  
足以與乎此雖然嘗聞之斯民也三代之  
所與共學者也然而古今異俗則亦有幸  
不幸焉三代建學立師之制於周爲詳今  
用官所述惟大司樂成均之法師氏王宮  
之教鄉遂屬民讀法之節而他未有考焉  
參之諸書則自二十五家之間爲塾以里  
若之有道德者爲左右師所以合國人第



子道以幼學之節而養其良知之本由是  
升之黨庠升之術序升之國學不特王公  
大夫士之子也鄉之俊選莫不咸在不特  
小樂正教以威儀也大樂正迪之以義禮  
不特齒及賓介也郊人之䟽賤亦取爵於  
堂上之尊以相旅不特三歲而案比也中  
年而校其進否不特六鄉興賢也自遂以  
降至三等之國亦如鄉制蓋曰天之生斯  
民也仁義禮智之性父子君臣夫婦長幼  
朋友之倫民所同有也而行之不著習矣  
不察是故立之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

建之孝悌庠序則所以爲之耳目導其所  
嚮使充是四端行諸五典有親有義有別  
有序有信而無不盡其分焉是先養先知  
者之責至重而不輕也又慮其篤近而遺  
遠詳貴而略賤也則聯以井牧書以比閭  
合以射鄉考以節授盈天地間無尺地一  
民不相屬焉夫然故民生其時出入有教  
動息有養所謂人有士君子之行若片虛  
語也自上失其道莫知所以君之師之上  
以權謀利祿爲操世之具下以揣摩迎合  
爲取寵之資於是小有才者捷出若近利



者速化至科目之設則士自童習已有計  
功求獲之志而俗日以卑其間豈無不待  
文王而興者然不能皆爾而况小有才則  
溺愈深居近利則壞愈速記覽而謂之學  
詞采而謂之文虛無而謂之道襲訛承陋  
不自覺知甚者則有口談儒術心是異端  
者焉夫后王君公大夫師長學校庠序本  
所以爲時人之耳目使知有廣居可居正  
位可位大道可行也而千百年間爲之耳  
目者反有以誤其所向俾之曠安宅舍正  
路倒行逆施偃偃然無所歸蓋至于本朝  
之盛諸儒迭出正學中興然後士識所趨  
知有人已義利之辨然而二百年間篤信  
而力行者猶可枚數則以染濡久自奮  
維艱嗚呼生於三代者果何其甚幸邾周  
始於后稷夏商終於祀宋皆二千餘年有  
國聖賢後先治化休盛明倫立本其效固  
若是而秦漢以下亂浮於治工鮮常心則  
爲人耳目者亦嘗思其故乎夔地雖陋而  
接壤二蜀蜀之孝者自先漢之初已能方  
駕齊魯故史謂巴蜀好文雅今夔之諸郡  
則巴之故壤也重以孔明子美之所熏漬

質實而近本况今幸生諸儒之後理義精明乃牧乃監又相與為之耳目以導之使趨然則如前所謂揣摩迎合為利祿計者士既知所耻矣則反其性之所自有盡其分之所得為士亦知所勉哉謹以是復干侯而識諸牲石侯名昇常為宗正丞兼駕部郎官今以直敷文閣鎮夔苟可以崇化善俗者無不為也

拙齊記

廣漢張行父與余同朝一日謂余曰吾嘗有感於周元公先生拙賦乃以名吾齋居

之室子為記之余始聞其語而惑焉人之  
一心廣大而精微寬裕而密察所以範圍  
天地出入古今錯綜人物盖有巧歷所不  
能筭良工所不能述學問之道則所以致  
其知而明其明也一或反是則為昏為愚  
為庸為闇故孔子論仁勇必知為先而孟  
子蔽之曰知譬則巧盖聖賢之論貴知而  
賤愚未聞拙之尚也盤庚成王以成逸作  
偽為拙之戒而孟子亦以拙工拙射為不  
然至老莊氏始以巧拙寓言秦漢以耒疾  
世之以善官深文為巧者則於是激而為



守拙之說其後潘安仁社子羨柳子厚諸人遂以拙自命至我周元公為賦以發之行父之伯父宣公為記以申之而此義蓋廣然而未能以釋然于心者彼老莊以拙用巧也漢魏以來以拙疾巧也其流弊則假拙而飾巧者也是皆不足多計而二先生之言乃若與聖賢異者夫言亦各有攸當也物欲之知與德性之知常相背而馳故喻於彼者必闇於此而工於小者必遺乎大且曰予聖國事之日非而有不知也且曰予知驅諸罟獲陷穽而有不辟也是其巧也祇所以為拙也周子曰余病世之多巧也張子曰余病士之不拙也夫亦以過其遂物之萌而返諸德性之知與聖賢異指而同歸也且坤之光變乾而為離

離中虛也而口畜牝牛吉則以明來自外火為外光乾之陽索坤而為坎坎內寔也而曰有孚維心亨則以明根乎中水為內明明乎中故正位居躰照知萬物明而常若晦也知而常若愚也明乎外故矜巧術知麗物而忌返若明而實晦也若知而實愚也是故離用坤以畜其明而坎伏坤以

晦其明剛毅才訥者求仁最近而巧言令色則去道甚遠此蓋內外賓主之辯吾聖賢所以求端川力莫要焉行父曰是吾志也因爲記

仰高堂記

廬陵曾無疑名堂以仰高其業在車轡之卒章其義在表記子言之之三章朱文公爲書其額厥既三十有一年而未有以記之馳書渠陽屬余余謂表記雖莫知誰作而要言精義率居其多是章自仁有數而下以文王有聲之亂爲數世之仁以谷風

之三爲終身之仁於大雅取德輶如毛之詩於小雅取高山仰止之詩而繼之以子曰詩之好仁如此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其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嗚呼古之爲詩者大抵若此春秋鄉大夫之所賦答洙泗諸弟子之所講問子思孟軻之所諷道豈必盡同而亦未嘗相矣也二五之運窮古今越宇宙如一日雖千載殊時五方異感而其本則一故惟理明義精則聲入而心通氣感而機悟所謂興觀羣怨隨遇有發豈必言自己出者齊魯韓毛之說



行而後之經生孝士有耳目肺腸不能以自用棄其德性之知以奔走於故訓之未師傳未泯則猶有同異相較迨三家不傳而毛鄭孤立則耳目肺腸又一惟鄭之聽矣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此必曰周大夫刺幽王也而攷之詩自楚茨至車擊凡十篇皆未有以見其必爲風刺况曰高山之可仰也大道之可行也乘牡之不息也六轡之相應也則既知高之可仰又必行以至之駢駢雖雖蓋有見賢思齊不肯自己之意故太史公引此詩亦曰雖不能至然心

鄉往之然則夫子至漢儒皆同此義也是乃人心之至正而天理之不可掩焉者也今必隄毛鄭之聽以爲疾褻姦而思賢女雖亦可通抑不亦甚固矣乎無疑其遂以表記之云而書諸室息斯遊斯於以求仁莫近焉而奚以吾言爲雖然無疑之請也塵不可終無一言以輔仁也夫仁聖人所罕言也必問而後有言然且未嘗有所措而惟言乾之文言指元爲仁至復之六二始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則又指初之不遠復爲仁矣何則復之初即乾之元也自

過而上陽伏於陰至剝之坤銷鑠殆盡而  
介然一復之頃全軀皆具其在人焉凡一  
念之前舍末而趨本遠罪而迂善者皆仁  
也此非壯於克復者不能而仁之休復則  
知所仰慕以進乎仁者也嗚乎無疑孜孜  
於是訓則既知所仰慕矣故余願以乾復  
之義申致其愛助之私焉無疑名三異於  
是生四百四十五甲子云

### 積善堂記

前知普州家侯李文以書抵某曰炎不佞  
紹先人遺業墮身州縣踰四十年敬共夙

夜幸無顛越今浸迫耄期與念厥紹不以  
控於執事死且不瞑炎之先廬蓋五閩之  
季少鄉周氏之遺址我先祖評事撤而大  
之既又蕩析不常我高祖考太中公合而  
葺之開禧三年燬於里火炎大懼室神寘  
厩無所於位毫積寸絮凡十有五年以潰  
于成重世評事所營在積善坊則今成室  
之地也於是坊名名堂示不忘其初且  
俾後人斯言之依勿替有引子其爲我發  
之余每惟聖賢垂訓惟盡所當事而無計  
巧斲獲之心焉是所以異乎善惡報應之



說而攻之于書于易則有曰作善降之百  
祥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韻語相傳若有  
由來然則是與異端之所以教有同乎曰  
否不然也吉人爲善惟日不足與物接何  
如其可謂善又何如其爲之也舜居深山  
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顏子在陋巷一  
簞食一瓢飲此豈有酬酢事變濟時及物  
之功世之稱爲善者必曰舜顏嗚呼吾之  
所謂善其諸異乎異端之謂善與乾道變  
化繼之者善成之者性蓋善立於性性命  
於善也率是而行之無爲其所不爲無欲

其所不欲則何往而非善朝盃暮習油油  
翼翼如弗勝如將失之非以父母之民愛  
也夫亦自盡其敬焉耳明發不寐洞洞屬  
屬如恐弗見如將復入然不知神之所響  
也夫亦自致其誠信焉耳私朝齋沐書命  
習容非以求知於公所也日暮人倦齋莊  
正齊非以要譽於鄉黨也吾知循理尽分  
而爲之他人何與焉不敢侮於人所以自  
敬也不敢欺於人所以自明也欺焉侮焉  
人無加損而是心之萌敗德亂常所喪固  
在我矣善之與慶不善之與殃蓋同出而

異非善惡之外復有所謂慶與殃而亦非有所覲而後為善有所懼而後不為惡也。不況人之言行或誠或偽或公或私惟家人為不可欺。夫使刑善於家聲乎。氣感父父子子。兄弟第夫夫婦婦無不各盡其分焉。則吾閨門之內固已日由乎吉祥之中。其何慶如之。是心之傳流及苗裔固其所也。而一家所感一國化之仁遜禮義皆由此始。則是慶所被又不知其幾矣。董子謂人之所為其善惡之極乃至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無間。然則雖天地間吉凶妖祥亦一氣之感。故因家侯之請願相與切磋究之家。氏源深委大侯又能恂恂守道以保厥家。歷十五年不遷官令以朝奉郎老於家。生八十有五年矣。

黔陽縣學記

大孝之道必誠其意必謹其獨。凡以求其本心而毋失焉耳。夫天與人一氣也。人與萬物一體也。雖誠無為幾則已。動已所獨知人未有不知是故。聖賢之教因其有是實理也。為之建孝立師以申其義焉。使人即事親敬長之近。克之於仁。民愛物之廣。



隨事躰習必著必察如是而爲仁義禮知之性如是而爲惻隱羞惡是非辭遜之情苟有秋毫之不合則僥焉不能以斯須其曰必誠必謹云者舍是則爲失其本心不足以謂之孝爰自科舉取士士讀聖賢之書相與講切究圖曷嘗不知此理有如詞華之喪志記問之溺心權利之倍誼姦邪之病正淫哇之亂雅慘刻之傷恩聚欽歛妨民虛無之害道妖妄之疑衆皆知辭而闕之而夷考其朝夕之所孜孜者則不惟實有以事乎此而又出是數者之下焉於

是小有才則溺益深居近利則壞逾速蓋其說曰正孝以言則有司之所必棄直道而行則斯世之所不容故雖心迹言行顯然不相顧而人不以爲怪以此胥告固已可鄙文有諱其名而踐其實者豈知華逢得喪有義有命况正學以言安知其不合直道而行安知其不容此不惟待已之涼亦望人太淺其爲不誠不謹亦甚也寶慶初余以臯戾徙靖始亦陋其士夷其民徐即之而不然蓋民不知有紛華之悅故寡欲易足士不知有科舉之利故質實近本



祀事徃徃用尸雖功總亦䟽食以終喪吉  
凶不以弗老無塔廟僧牒之耗郊人猶有  
大布之冠者既乃知辰沅間亦莫不然然  
則斯民也視小有才而居近利者固不可  
同年而語矣其受和白受采使因其去本  
未遠而有以開導扶植焉視他邦不既易  
易乎昭武饒君敏學故朱文公弟子子也  
為令黥陽紆滯救乏摧姦抑疆威行令孚  
粟衍財物思以父兄所講淑其民人縣故  
有學于治寺之東自嘉泰後錢君衢移之  
縣西南羅君方時又為祀殿餘悉未備饒  
君始為門牆繼葺殿屋堂室齋館庖福庭  
廡以次畢具又為繪象祭器以嚴春秋之  
祀命貢士單銓此其役事謁記於余夫饒  
君之所以厚其民者若此余雖不敏敢不  
誦所見聞期有以告于邑之人相與反諸  
其本心明辯而篤行之以無負與學之意  
云

### 君子堂記

龍舒陳侯冲即先廬之南雲錦亭之舊為  
堂三楹摘周元公先生蓮說名以君子屬  
其書之且曰為我叙所以作竊惟先生精



思獨得作爲圖書原太極於無極驗陰陽  
於互根會八卦於五材明兩端於主靜凡  
皆無所因襲若異而實同夫惟理明義精  
是故觀物而察雖以水華庭草亦莫不有  
以識其屈伸清濁之分此有晚學不容復  
措一詞雖然嘗因是而有疑焉荷華之於  
詩蓋一再見鄭風曰山有扶蘇隰有荷華  
不見子都乃見狂且陳風曰彼澤之陂有  
蒲萋萋有美一人願大且儼余謂此詩人  
憂世懷人願見君子而不可得之詞訟鄭  
詩者謂刺忽之用臣小才居上美德在下

其於刺忽之義容有可言而用臣之義則  
爲得之若夫陳詩箋傳以小序爲據則指  
爲男女相悅之詞夫碩大且儼自非鉅人  
元夫心廣體胖未易當此而安得以相悅  
少之疑當爲泄治諸賢直道不容而詩人  
思之耳其曰有美一人傷如之何此殆有  
及緯之憂大抵詩自濟魯韓毛以後士棄  
其德性之知以奔走於訓故之末矧今毛  
傳孤立故爲詩者益固因先生蓮說益信  
二詩之義皆爲思見君子故以復于陳侯  
姑識諸堂序與同志者商略焉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四十七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四十八

記

長沙縣四先生詞堂記

周元公先生之先世居青州自唐永泰  
中有為廉白二州太守曰崇昌徙道之  
寧遠縣大陽村至裔孫虞賓之中子徙  
遠又徙營道之西曰濂谿保三傳而為  
元公故今寧遠營道皆即其所自而為  
祠一時守令各以記文屬之某既為叙  
所以作明年長沙縣丞李君亢宗攝縣  
之四月政修而財裕以餘法用修校官



具器服文念昔人嘗祠元公配以胡子  
仁仲張子敬夫朱子元晦蓋生於斯寓  
於斯作牧於斯者也而歲久頽圯於是  
徹而新之又以屬記于某竊惟古者廟  
事人鬼有萃而無奧故以同氣爲尸非  
其族類則弗享也其他人所得祠者惟  
功烈祭於大烝樂祖祭於瞽宗有失德  
而無主後者祭於主國今諸儒別族異  
氏且各有主後而郡國焉得祠之蓋自漢  
儒始有祀先聖先師先賢先老之說故近  
世儒先之詞布滿郡縣非其鄉邑則仕國

也此亦不爲無據要未能及得夫萃渙之  
義欲辭以未達季君固以請曰願有以告  
于邑之士也嗚呼如某之淺陋固所以淑  
其身而未之得也安能有以告人雖然竊  
又有疑焉大畜之彖曰剛健篤實輝光日  
新天行之以乾之剛健君之以艮之篤實  
輝光明著日新無窮此學問之極功也而  
大象發之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  
前言往行爲審問而謹思明辨而篤行則  
所以畜其心之德蓋畜故乃所以養新而  
新非白外至也昭昭之多止於所不見是



以愈畜而愈新今學士大夫誦四先牛言  
行於極圖而見陰陽五行之根於易通而  
見元亨利正之實於知言而見中誠心性  
之別於大統而見皇王帝伯之分於張子  
則見其受孝於五峯而有聞於仁之訓於  
朱子則見其受孝於延平而有聞於敬之  
訓師傳友習晝誦夜講夫孰非前言往行  
然而實未能以止健之義畜德於其中是  
以聽其言則若有以事乎此見諸事則亦  
知所以尚乎此方其才壯氣新席天資之  
美決口耳之知往往可以名於人歲月怡

邁志隨氣索則前日誦說之功浸非我有  
或又假其一二以飾辯言以濟私欲則反  
不若未嘗有口耳之知也余爲此懼方將  
內反諸心思所以厚於畜而薄於言也不  
惟不敢以告人而亦且不暇矣李君文肅  
公之曾孫而文公之高第也其亦以余言  
爲然乎黨遂以爲記而告諸同志者相與  
懋敬之毋忽

全州清湘書院率性堂記

吾友林仲山岳守全日得柳侯仲塗氏讀  
書遺址乃鉏荒築室館士儲書與邦人講



肆其間且以致懷賢尚德之意嗣守者不  
皆有引齊市廩稍歲枵月益今錫之號崇  
殆與雖撤嵩庠四書院相為儕等今守趙  
立夫必愿復增而大之中為堂三楹榜以  
率性而移書某曰願有以告于邦之人也  
維侯故相忠定公之世適忠定為政尊經  
崇儒表章性命之學侯習聞之故將與邠  
人共明此道是敢不諾或聞而疑之曰聖  
人之教人若不以性為先而子思孟子以  
前論性者亦未有必然之說也今毋問始  
李例語以率性得無陵節躡等之患乎曰

不然也成湯告民于亳曰民有常性周武  
誓衆于孟津曰人為物靈凡皆立國之初  
是為羣言之首蓋大本要道無以先此夫  
易聖人所以開物濟民者也首於乾坤發  
明性善之義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曰始  
哉坤元萬物資生凡各正性命於天地間  
者未有不資於元元則萬善之長四德之  
宗也猶慮人之弗察也於繫辭申之曰一  
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猶曰是理也行乎氣之先而入得之以為  
性云耳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則又示人



以知禮成性道義皆由此出也而終之曰  
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則易  
之為書其大木要道顧有先於此者乎故  
子思於中庸徧其要而言之若曰天所以  
命於人則謂之性率乎性而行之則謂之  
道即是道而品節之以示訓則謂之教鳴  
呼聖賢之心後先一揆故中庸之首則易  
與誥誓之旨也疑者又曰以性命為教吾  
既得聞命矣其在學者則何如其為功也  
曰先天之易乾南坤北非性之體乎後天  
之易離南坎北非性之用乎坤之正位變

乾為離明見乎外者也而曰畜牝牛吉則  
順以養之乾之正位變坤為坎明根乎中  
者也而曰有孚維心亨則剛以行之夫惟  
位在德元而養之以順行之以剛清明在  
躬不役於物此盡心知性之極功也故子  
思子先列性道教之目次又釋道躰之不  
可離而繼之曰是故君子戒謹乎其所不  
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  
故君子謹其獨也蓋自可離非道而上則  
道之躰也是故君子戒謹恐懼以下則人  
所以求道也聖賢之言本未備具顧讀者



不察耳誠能於暗聞之外隱微之際已所  
獨覺而人未及知隨其萌蘖之動以謹乎  
善利之幾則仰觀俯察前參後倚真有以  
見夫仁義礼知之則行乎君臣父子長幼  
朋友之間皆吾性所本有分所當爲而曾  
不容以須臾離也於是疑者舍然以作曰  
推本乾坤之軀以離之用以發明性道教  
之節吾昉聞諸此盍以復于趙侯與學者  
共講焉余曰諾哉是爲記

潭州外十縣惠民倉記

建安真公德秀守潭日嘗爲惠民倉以糶  
于國人爲社倉以貸于郊人人懷其德厥  
三年溫陵曾公爲守守之弗失尚慮外邑  
市民歲當春夏之交常苦貴糶脫小不登  
將無所於訴蓋公居郡以來貢賦之彙式  
邦國之經用毫髮無所損益惟不急之役  
無名之餽是省是去僅一年有半視元授  
之數旣增會移鎮豫章乃出幣餘酌縣之  
大小戶之多寡而平頒之屬今丞時其糶  
以備振糶糶已復糶糶已復糶循環無窮  
自長沙善化外爲縣十爲婚十萬一千九  
百又慮奉行不恪表于朝請視常平定爲

令令丞去官郡稽其存否為功過且俾常  
平使者察焉而移書某曰昔者希元之請  
子為記之今不書無以穀來者余輒然喜  
曰余嘗語希元子無患焉仁義之心人皆  
有之吾將見是法也有推行而無沮撓有  
變通而無廢易也今希元之去未久而公  
以郡少府餘財修其法之未備吾言顧不  
信乎古者量地而居民計口而受田任士  
而制貢賦視年而為國用是故民有餘粟  
國有餘畜樂歲飽而凶年免其有老孫難  
院則委積以待之凶厄喪夭餘法用以給

之瘠聾新廢各以其器食之盈宇宙閒相  
保相助有節有授無尺地一民不相屬焉  
此天收之職分所以厚同躰而共明命也  
乃自世降俗薄上失其為主之道不井田  
不封建民散而無所繫六經之書謹為記  
覽詞辯之資而鮮有以施諸政富連阡陌  
貧馱糟糠固其勢然也而為民父母者初  
無保息富教之誠心聽其仁鄙天壽貧富  
強弱而莫之戚忻也甚則伺間索瑕陷之  
罪而襲奪之千數百年寧無稍知職分者  
斟酌損益如常平社倉之等猶可以補王



政之闕然非視爲具文相承則移給它用其謹修而固守之者蓋鮮况能清心約已開無窮之惠於暮歲之餘者乎故於公之請也樂聞而喜書之有不暇辭公名從龍本爲資政殿學士光祿大夫方固辭豫章之命未得請云

徂徠石先生祠堂記

徂徠石守道先生景祐中嘗爲嘉州軍州事推官後一百四十年故兵部侍郎陽安趙公介居是官始即廨之西偏爲直節堂以館先生之象歲久不治寶慶三年唐安

張君光祖爲嘉定軍節度推官徹而新之仍存舊榜而以書抵靖俾某識其事竊惟世降俗薄是非替於好惡向背變於死生者何可勝數迨夫歲月浩渺情偽寂寥而著乎人心者隱然與所寓俱存是區區者誰實使之况先生之仕于嘉財月餘耳而閱二百年惟先生爲不可忘此非可幸而得也先是天聖以前師道久廢自先生後孫明復氏執礼甚恭東諸生始知有師弟子自先生覃思六經排抵二氏東諸生始知有正李仕嘉州丁内外艱去官垢面跣



足躬耕徂徠之下葬五世未葬者七十喪  
子弟之風刑于國人去喪召爲國子監直  
講會天子進退大臣增置諫官御史銳意  
求治先生奮不顧禍爲聖德詩七百言尋  
又以伊周望大臣於是連柱姦相雖蓋棺  
之後殆且不保凡二十一年始得歐陽公  
之銘以葬夫人道之要有三曰父曰君曰  
師蓋無父無生無君無以生無師猶無生  
也是謂在三惟其所在而致其忠愛焉舍  
此而它求雖有麗藻洽聞不足以為學也  
而先生之所服行者在此而不在彼其爲  
言曰學者學爲仁義者也唯忠能忘其身  
唯篤於自信乃可以力行也故以是行已  
雖朝諝而夕替所不皇恤然則士之登斯  
堂也居是官也考言觀行其亦知所擇哉  
昔歐公考先生之文嘗爲詩曰後世苟不  
公至今無聖賢又曰我欲犯衆怒爲君記  
此寃嗚呼既曰後世必有公者而尚寃之  
足慮張君其以是書諸石雖地遠世後  
必有發於斯言者矣

涪州社稷壇記

天統元氣而始萬物地統元形而生萬物



人則稟氣受形所以位天地育萬物也是故先王之制饗帝則於郊祀社則與國凡皆以類求之其在邦國都鄙也設其社稷之遺社祭五土之示而配以句龍稷祭五谷之神而配以棄大抵自中門右社而下有大社有國社有侯社有置社有州社有市社有里社有勝國之社而其社之有祈有報者則皆與稷並祠焉然而天地之祀惟天子得行而社稷以下凡有邦有土下至二十五家之民皆得祠之且不特所報於是也天地之裁陰陽之沴寇戎之警宮室之考亦於是乎類之禰之宜之岬之或曰是無已瀆乎曰不然也此天之所以為尊而地之所以為親也天之高高不同得而瀆也而人依形以立取財以養故教民羨報唯是為切近下建齊民無間也自王政不修浮屠老子與淫暱不經之祀窺見罅漏入操其柄乃至諂非其鬼祭踰其望天地山川而宮室之龍蛇異類而冕服焉所謂社稷則鞠為榛莽之墟守令始至與春秋祀事僅一造焉况有如涪陵之社則邈在西山之顛亂石衡道危不可陟望祀



于治平佛舍然則涪視今諸郡其瀆禮為  
又甚博士謝侯興甫來為守慨然曰事有  
大於此乎度郡之東為壇三成者二壇各  
有遺為齊庠三楹于北墉下自日至而戒  
事月窮而畢明年春錯事其上寮吏謂是  
不可無紀則馳書以屬某竊惟不佞安足  
以知此顧惟礼壞樂廢士安見聞之陋以  
疑天地之性人林利害之私以淆鬼神  
之分故因侯之請而重有感焉乃誦所聞請  
識諸牲石期來者之勿壞也

涪州太守題名石記

凡官寺必書前人名氏非以備故實資博  
聞也大書而深刻之將使後之人習其讀  
而問焉必曰某為循吏某為廉吏某為能  
吏不則曰是為酷為貪為庸蓋見賢而思  
齊見不賢而內自省夫人皆有是心焉耳  
斯其為懲勸不已多乎江出汶山合西南  
衆水至重慶受嘉陵水至涪陵受黔水故  
涪陵在今為要况又郡之西南接珍黔南  
平諸郡民夷雜揉綏御維難故郡守之寄  
在今為不輕長沙謝興甫繇太學博士外  
補繼守是郡郡雖有壁記尚多刊缺博士



乃稽諸郡乘訪于耆舊自孫侯熙而下得  
五十一人攻石而鐫之移書某俾識其首  
夫春秋之法直書其事而善不善自見題  
名之凡例亦姑記氏名年位耳而賢否之  
在人心雖數百年猶炯炯如見然則居是  
官者可不思其職分之所當爲者乎

常德府東湖記

或作東園

大府寺丞四明林公以湖北路祥刑使者  
治常德府會攝守事乃寶慶三年之秋繕  
城浚隍得城東廢地爲圃與民共之臨邛  
魏某嘗被命守是邦旋以臯矣徙靖靖實

公所部明年命記成事不敢以寡陋辭東  
門之衍籍于侯都溝封弗戒歲異月殊斷  
潢裂壤襍翳所於帝命林公使節州符靡  
微不至曷嘉弗除溥彼武陵城郭虧䟽言  
垓言抹相彼闔闔彼城之隅有燁其湖顧  
謂賓佐風氣之儲而是墮院盍辟而肱略  
址賦文度財尤徒自朝宗門迄西南郭東  
西楯脩其廣百堵埤厚濬深剔䟽沮洳信  
偃起仆披聾發聵乃基乃堂攸館攸宇孰  
之弄水泥沈渠渠爲梁十所可舟其下庚  
鄭氏樓以門其圃驚橋爲防以泄以豬以



流其惡以戒不虞公與其屬于方于車䟽  
視淪聽志明躰舒佚士若民于曳于婁節  
宣勞佚声和氣愉自有宇宙山川與俱奚  
隱乎人今有肯無如良止律久畜弗紆霍  
然陽開何天之衢人如睽孤或豕或孤遇  
雨之吉羣陰畢驅如人心然所居廣居所  
立正位所履大塗為間不用謬迷厥初一  
日克己我室我庐不假外求隨處裕如下  
客不佞記事之餘請歌唐風以儆宴娛其  
詩曰無已大康職思其居

瀘州瞻軍田記

瀘為郡介江洛二水間密邇疆場自熙寧  
升師府乾道又以東川帥司治瀘厥寄尤  
重而郡無粒米之征歲所仰以供軍者官  
賦泉四萬緡使民輸米二萬石方泉貴米  
賤民未甚害也而歲有豐凶物有低昂行  
之至今徃徃一石為泉十數緡而官不加  
予也民日以病肩青神揚公由工部尚書  
自請守瀘威行惠孚百廢且脩嘗以歲餘  
為民代償所輸之米旦前守嘗欲代輸而  
未給也亦為代之又念餉皆軍儲未裕發  
七萬緡以佐之然而終以瀘人抑配之害



未有已也輟郡少府餘財二十萬緡市民  
田歲取租以代民輸方時多事顧瞻郡國  
蹙、靡騁而公優優綽綽見義必爲乃知  
清心約已何事不可爲也而余於此又重  
有感焉軍之爲民病久矣志士仁人有志  
當世者必曰使軍出於農官無常廩之軍  
然後可以立國是則然矣抑有其義而無  
其制且地中有水爲師地上有水爲比此  
其義也居則比閭族黨出則伍兩卒旅此  
其制也然而謂之無其制者何也六鄉不  
言授田六遂與公邑不言出軍諉曰互文

可耳而使民自備委積自治兵器既匪令  
典亦無明文雖放之縣師則兵若自備而  
參之遺人則食疑官給而質人與師兵又  
各有受焉授兵之文則蓋有不必盡出諸  
民者若堯賁司右之等此常廩之軍亦未  
知於何而給大抵政象無傳而四司馬與  
士均治恤之官皆已去籍鄭康成諸儒憑  
私臆直以田穰直司馬法爲證審如其  
說則井田固所以厲民也且七十五人出  
一革車三甲士四馬十一牛使盛世有此  
民必無以自聊鄉民之衆寡與六畜車犖

而皆簿錄其數使末世效此民亦有所不堪魯之公車千乘不過公徒三萬耳如司馬法則當出七萬五千人大抵皆以末世弊法釋三代令典正如以漢筭證邠賦以莽制擬國服以沒財撿商爲先王所嘗行雖杜元凱引周禮直名之曰司馬法何階乎後之用此書者每出輒敗豈皆周禮之罪哉僅有魏周李唐之府兵稍加裁酌故差可以久蓋非井牧必不可行而傳注汨之莫知其制故自東周王政既壞託今幾二千年而寢兵者僅五百逮其盡壞也則又困天下之力以養亂雖有志士仁人終無策以救此其間如營屯之田固亦數有成績然軍不習農吏不宿業未有久而不變者今於救弊無策之中有如揚公市田以共軍則其爲法顧不甚簡而可久乎不井田不封建終亦苟道而卒有未易言者然則是幸也寧不使我喜聞而樂書之庶幾有聞風而胥效者焉詩云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盬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嗚呼吾猶有望也夫

長寧軍六先生祠堂記



周元公先生自慶曆間與程大夫爲友二  
程子從之游蓋昉方此橫渠張子則於二  
子而有聞焉前倡後承積百餘年而後其  
道大明紹興初胡文定公始請爵程子兄  
弟而從食于先聖先師紹興末向侯子志  
始祠元公于春陵至隆興乾道以來則三  
先生轍跡所旣皆有祠而橫渠張子以降  
亦隨其所歷而與享之朱文公張宣公前  
後所爲祠記蓋不知其幾矣文公宣公旣  
各賜謚某奉使潼川遂以四先生易名爲  
請俞音風厲由是郡國皆有祠某雖不佞

猥嗣記載爲文者又已七八矣蓋非其鄉  
邑非其仕國亦無不祠焉余表兄高瞻叔  
定子守長寧始至屬士于李而告之以人  
位兩間天賦甚厚自待大涼其未勉之以  
希聖希賢毋以小伎自足人嘆師道之不  
明也於是祠四先生于李而朱張二子配  
焉移書某令叙所以作顧在他人猶弗敢  
辭矧吾兄乎然而學益久而憂益深記益  
多而疑益甚蓋古不以繪象事鬼神不以  
非族享鬼神記謂釋奠于其先師釋者曰  
如礼有高堂樂有制氏書有伏生詩有毛



公億可以爲之記謂釋奠者必有合釋者  
曰如唐虞有夷夔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名  
目奠之若國無先聖先師則與隣國合夫  
三代之學者有專經授徒如漢儒者乎有  
人所師表而曰首不見用者乎若有功烈  
如夷夔周公則祭于大烝又豈學者所得  
祠乎審如傳者之說此必爲秦漢以後之  
制而况古所謂庠序皆爲鄉民行射飲讀  
教法之所事已則返于閭塾事親從兄親  
師取友亦未有越鄉違家羣居聚食如漢  
中世以來之學校者故余於今之郡國祠

先賢于學謂事雖甚美而古未有攷或聞  
而笑之曰迂哉必古之合而後可書則先  
儒之記是祠也無乃非與曰不然也余所  
謂憂益深疑益甚者徒以風氣日異去本  
愈遠耳三代之王也域九州以居民不特  
天子諸侯有君師之職也公鄉有師保之  
義里居有父師少師之教故民聚而教行  
極於春秋戰國之亂民散久矣然猶有聖  
賢在下聚而教之孔孟氏沒俗流世壞然  
專門名家之儒猶足以爲之師也故生則  
職教于里閭沒則釋奠于柝校習是經也



則祀是師若是邦也則祀是賢記禮之儒  
釋經之士習見其而事筆之於書而有國  
有家者相承不廢事雖不純於古不猶愈  
於日降日下師廢而民散者乎父詔子承  
師傳友習以工文藝為儒者之巨擘以夫  
料第為稽古之極功以善權利為用世之  
要道間有不肯自混於俗則人佛入老鑿  
空架虛疑周公仲尼未睹此祕不有周程  
諸子為圖為書扱聾發瞽如是而為極為  
儀為性命為仁義禮知為陰陽鬼神即躬  
行日用之常示窮理致知之要則人將泯  
泯慣憤無所於聞然則於師異指殊之久  
猶賴諸儒之書發藥而維持之則是祠也  
井扶世竟民之大務乎雖然余於此又有  
疑焉自北歲以來不惟諸儒之祠布滿郡  
國而諸儒之書家藏人誦乃有剽竊語言  
襲義理之近似以眩流俗以欺庸有司為  
規取利祿計此又餘所甚懼焉者士登斯  
堂盍相與共惟斯義為其人以思之除其  
害以持養之則又郡侯所以望於吾鄙者  
併儻言之

眉州翔貢院記



國朝設科取士損益隋唐之舊凡二百有七十年矣列郡校試寓于浮屠之館者十有七八承平日久人物衆多貢士之宮於是浸備而眉爲士大夫郡取士于鄉于大李于諸道者祝他州爲多自慶元初分貢額于諸郡眉以三十六人益爲五十有二士之投牒益盛於前顧猶寓試于開元佛舍因陋就隘不謂闕典與劉文節公嘗議改爲迄於增廣某亦嘗度地北郊尋亦因仍今守黃俠申居郡之明年即孝宮之側辟爲國寺與有旁近僧廬之廢者而更築焉東鄉爲堂皇一爲中門三外門三南鄉爲便坐一主司之直房十南北鄉爲試士之廡七列東鄉五列凡五百楹劉公舊廡居三之一以至庖湏府史封彌膳錄之舍下逮什器靡微弗具又外爲周墉賦文四百五十少府旣以餘法用具饌糧稱蕃築獎章閣待制李公壘始訂其議至是又捐資爲里人倡凡得錢二十萬轉運判官黃公伯固厲公模前後所發如之不足則刑獄使者郭公正孫又發五百万卒成之某居靖未返侯以李公之意來言曰是不可



以無記子之嘗爲守於斯也以淮子請嗚呼侯所以待邦之士其誠且厚若此子所欲爲而不能也子曷敢不諾雖然每惟科舉取士至於文已密而敝滋多法益詳而意逾薄則未嘗不深有惕焉古者閏月書族時攷州歲比鄉三年而賓興衆賓之席弗屬堂下之觀禮者弗坐無異祠也今易吏而主其事糊名而察其言望實之素者或攻而去之文詞之稍異或懼而抑之寧收卑近無拔雋右其幸而得之則又將以其取於人者取人矣古者使民興鄉之賢

能還以長治其鄉士自脩於家而民自爲鄉謀故毀譽公而賢否明今以一日之長一夫之見而投之以非所素習之事授之以非所素附之民積日累月而爲鄉爲公天子所與論道經邦皆若人也嗚呼斯其爲李製李御不已多乎且六經之書家藏而人誦之其下利而上義賤浮而貴實夫皆有是說也而夷攷其朝夕之所萃萃則所以治其國者秦漢以後郡縣迫促之規也所以修於家者隋唐以來科舉纂綴之業也言行心迹曉然相違而人不以爲異



蓋其說曰仕爲養也爲將有行也使正李以言稍違時律則有司之所必棄此不惟薄乎待已亦淺之望人矣且以言取人固非易事然而昭晰者無疑優游者有餘文也者命於氣立於志成於李而獨不可以觀人乎國初之文宗尚西崑至於仁祖之季詭異日甚嘉祐二年貢舉士所推許者詭異之尤也而歐公所取乃皆平澹爾雅之文是邗之二蘇公尤重茲選方二公之隸于家塾而爲是李試于禮部而操是藝也使今之士必曰此非時所尚也而士以是進有司以是取不惟進不失正取不失賢繇是遠近聞風曰改月化極于元佑之盛學醇行脩歷數世而流風未泯然則誠執於斯攷言於斯者顧瞻江山想像儀刑亦可以得師矣侯之沈沈其字翼翼其庶非徒以飾美觀也數千里而謁記於子也非徒以書成役也敬其事重其始所以望於吾邨之士庶其在是夫侯子同郡人紹熙四年進士歷三郡守皆有德於民今以治行尤異擢潼川府路轉運判官云

北園記



古者域九州以居民天子諸侯爲之君師而王朝之公侯國之鄉皆有師保之義焉保以安之師以教之然而相觀而善莫鄉里爲切近也則閭各有塾以鄉之大夫士里居者爲左右師或曰父師少師或曰鄉先生凡朝夕有教焉歲時屬民爲射爲飲則爲之遵入自門左席于尊東夫非惟貴爵崇齒之爲所以攷德間業刑善而勸賢也大學曰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孟子亦曰其國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蓋出而師保萬民入而父師鄉里其爲成已成物則一非必曰仕而後有行也自田制壞鄉法廢庠序射鄉之會不復可行士大夫由乎流俗散化之中非隱居避世以獨善身則席寵籍位以迫蹙民夫天授人以聖賢才能將以先養後非使之自有餘於一身也天授人以高位厚祿將以大治小非使之自有餘於一家也由二者而言能自善其身則仁遜孝弟之形猶有以善俗也自有餘於其家而豐已蹙民不惟民無所賴且一國之所慕而使之習非效尤是則所謂一人貪



矣一國作亂蓋仁遜必一家之積而貪戾則一人之爲耳斯不亦自過其躬乎某之病此久矣嘗以家居暇日築室鶴山之麓將聚友而禱習焉規摹粗設而才不逮人力亦未贍得罪南遷又即靖之鶴山築室以尋前志士或不鄙而辱從之然清居天下窮處衣冠鮮少一日眉之走隸款門遺之書則眉之先達李公季允甫也遺之圖則眉之北郊公所爲北園也園東鄉中爲志堂序分十舍曰求仁曰立義曰復禮曰崇仁曰請益曰由頤曰履信曰窮理曰近

思曰篤志其左南捷其右北捷其後爲讀書巖爲時臺臺之上爲東樓又曰極高明其前爲西閣爲麗澤堂堂後有方池衡從三畝醜二渠其下篔簹木爲坊以豬泚之堂分二內爲存齋復齋堂之左夾摘山名榜曰儒相精舍爲省齋克齋其右夾望菴願津榜曰忠諫精舍爲誠齋篤齋自餘不可殫紀大抵目擊身履無非格言精義之著雖水華庭非園芳檻竹所以館之名之亦皆克自規倣匪宴娛之共且以書來曰吾之爲是也羣鄉之秀笈講道肄業其間人



徃徃謂吾徒自苦不知吾儕所樂蓋在此不在彼今役事旣竣而未有以記將子是屬嗚呼俗淪士散家自爲孝而李公以耆德宿齒不自有餘慨然自任以仁遜孝俤之責使國人弟子咸有所矜式焉然則今之大夫士退而巷處者夫皆若是也雖古制未可遽復將不能與鄉里之化軌俗厲賢以給時用乎謹述舊聞以授使者爲此園記

邛州先茶記

昔先王敬共明神教民報本反始雖農畝坊庸之蜡門行戶寵之享伯侯祖蠶之靈有開厥先無不宗也至始爲飲食所以爲祭祀賓客之奉者雖一飯一飲必祭必見其所祭然况其大者乎眉山李君鏗爲臨邛茶官吏以故事三日謁先茶告君詰其故則曰是韓氏而王號相傳爲然實未嘗請命於朝也君曰飲食皆有先而况茶之爲利不惟民生日用之所資亦焉政邊防之攸賴是之弗圖非忘本乎於是撤舊祠而增廣焉其費則以例所當得而不欲受者爲之園戶商人亦協力以相其成



且請于郡上神之功狀于朝宣錫號崇以  
 修神賜而馳書于靖命記成後予於事物  
 之變必迹其所自來獨於茶未知所殆蓋  
 自後世典禮訛缺風氣澆漓嗜好日新非  
 復先王之舊若此者蓋非一端而茶尤其  
 不可考者古者賓客相敬之禮自饗燕食  
 飲之外有間食有稍事有歡渚有設梁有  
 搗醬有食已有而酪有坐久而葷有六清  
 以致飲有瓠葉以嘗酒有旨蓄以御冬有  
 沅苻以為豆菹有相蘋以為餽芼見於禮  
 見於詩則有挾菜副瓜享葵叔苴之等雜

葱芥韭蓼葶粉酪漚深蒲落筍無不備也  
 而獨無所謂茶者徒以時異事殊字亦差  
 誤具本所謂韻書自二漢以前上泝六經  
 凡声御暮之同是音者本無它訓乃自音  
 韻分于孫沈反切盛于卷胡然後別為麻  
 馬等音於是魚歌二音併入于麻而魚麻  
 二韻一字二音以至上去二声亦莫不然  
 其不可通則夏易字文以成其說且茶之  
 始其字為蔡如春秋書齊茶漢志書茶陵  
 之類陸顏諸人雖已轉入茶音而未敢輒  
 易字文也若爾雅若本草猶從升從余而



徐昇臣訓茶猶曰即今之茶也惟自陸羽  
茶經盧仝茶歌趙贊茶禁以後則遂易茶  
為茶其字為艸為入為木陸璣謂椒侶菜  
萸吳人作茗蜀人作茶皆煮為香椒與茶  
既不相入且據此文又若茶與茗異此為  
已可疑而山有樗之疏則又引璣說以樗  
葉為茗蓋使讀者貿亂莫知所據至蘇文  
忠始為周詩記苦茶茗飲出近世其義亦  
既著明然而終無有命茶為茶者蓋傳注  
例謂茶為茅秀為苦菜予雖言之誰實信  
之雖然此特書名之誤耳而予於是重有

感於世變焉先王之時山澤之利與民共  
之飲食之物無征也自齊人賦鹽漢武摧  
酒唐得宗稅茶民之日用飲食而皆無遺  
筭則幾於陰復口賦潛奪民產者矣其端  
既啓其禍無窮鹽酒之入遂埒田賦而茶  
之為利始也歲不過得錢四十萬緡白王  
涯置使拘推由是歲增月益塌地剝茶之  
名三說貼射之法招商收稅之令紛紛見  
于史冊極于蔡京之引法假託元豐以盡  
更 仁祖之舊王黼又附益之嘉祐以歲  
課均賦茶戶歲輸不過三十八萬有奇謂

之茶租錢至崇寧以後歲入之息驟至二  
百萬緡視嘉佑益五倍矣 中興以後盡  
鑒政宣之誤而茶法尚仍京黼之舊國雖  
賴是以濟民亦因是而窮冒禁抵罪剽史  
禦人無時無之甚則阻兵怙彊侯時為乱  
是安得不思所以變通之乎李君字叔立  
文簡公之孫文簡嘗為茗賦謂秦漢以還  
名未曾有勃然而興晉魏之後益明於世  
道之升降者其守武陵嘗請減引價以蠲  
民害叔立生長見聞故善於其職予為申  
述始末而告之

四十八卷終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四十九  
記

潭州州學重建稽古閣明倫堂記

古今學校之制相似而不同其來尚矣  
蓋自漢儒始有先聖先師之說然而西  
京太學僅寓曲臺郡國雖立學校官而  
先聖之廟終漢之世不出闕里攷諸史  
亦未有釋奠之文不知記礼者何從受  
之永平二年始詔郡縣首行鄉飲于學  
校祀周公孔子則先聖之祠有出闕里  
者矣然 未有作廟之文也至唐武德



二年始命胄監立孔廟正觀四年始命州縣皆立孔廟則廟制至是徧乎州縣矣至我仁宗景祐寶元慶曆之盛州縣無小咸得立學而孔廟巋然其中則州縣間廟學之備實此乎昉所以風厲作成之意視前益有光矣然而教思益詳而士習不加厚其故何哉古之為庠序歲時以屬鄉民行射飲讀教法正齒位竣事則反閭塾事父母親師友睦族嫻其幼而孝也洒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也長而孝也格物致知正心

誠意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事也然則視後世之孝越鄉違親群居聚食詞章之尚利祿之勸異端之趨不曰相似而不同其可乎孔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夫自孔子時而既然矣何責乎今之天今也或者病其如此則謂王制旣壞人心之澆訛已久生斯世也爲斯世之而可矣抑不思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遠稽古誼近察人倫今獨不古若乎庠序之制雖異而庠序之意則同先王之教亦惟申其義而降之德

焉非有佗謬巧何至自棄於古人由乎人  
倫之中而不自知也二氣五行之運閱千  
古如一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之道  
所以行乎倫類者有能內反諸心則安有  
彼能是而不能顧口誦於此而志鄉在  
彼所謂夫叙天秩昭昭乎宮庭屋漏洋洋  
乎日用飲食者非視爲空談則習矣不察  
士滿天下寧無自拔於流俗以起千載溺  
者乎 國初未有李天下惟書院而  
潭之嶽麓居其一自慶曆四年始建李于  
定王臺之比治平二年以地卑且居西北

備吳侯中復史實于東南隅祠宇齊廬旣  
備又爲閣曰稽古堂曰議道而燬于建炎  
之寇至紹興六年以後呂忠穆公發少府  
餘財復之會君命召至十四年攝守勾侯  
光祖徙建于井泉之上嗣守刘侯昉始以  
忠穆所儲卒成之視舊加壯而礼殿之後  
仍以稽古名閣更堂曰明倫堂之東西齊  
廬凡八閱三年而成由乾道元年刘忠肅  
公以後曆數賢牧隨宜繕修迄于北歲參  
知政事曾公爲礼殿爲大門若無復餘憾  
矣而轉運副使李公攝守以閣若堂歲久



弗治復更新之其費取於節縮浮濫之餘  
為錢七百萬米四石石屬郡教授梁子強  
長沙縣尉陳純仁李錄舒高元其事事已  
則以張應揖諸生之請求記於了翁且曰  
昔者吾建李於癡子嘗為記之今獨無以  
告于潭之士乎夫曰稽古曰明倫公所以  
語人者亦切至矣况是邦昔號多士而又  
胡氏張氏父子流俗所漸尚安以予言為  
誠使因名思義顧瞻傑閣宸翰昭回必思  
古先聖賢所傳者何事執經講席堂扁昭  
揭思率序李校所申者何義相與朝益  
莫習以循其分之所當止則豈惟化民成  
俗是賴惟而致之位天地育萬物皆為士  
之分也公之所以望於邦人者非此其在  
乎公名昇豫章人年進士嘗歷宗正  
丞駕部郎官大理少卿外庸甚茂所去見  
恩云

簡州三賢閣記

成都之天慶觀仙遊閣故有張忠定公繪  
象嘉定十二年南海崔公與之來守成都  
清風令儀底厲嶺俗明年劉文節公一見  
洒然異之退語人曰是宜配忠定公與趙

清獻公崔公之門人洪咨夔等乃即忠定  
之次圖趙崔二公而並祠焉屬劉公爲之  
贊厥十年眉山家侯大酉自將作監丞請  
外擢守簡州州有會勝堂堂圯已久僅存  
清獻詩刻侯既復之又爲閣其上用成都  
近比繪三賢而館之而馳書于靖曰趙張  
之風烈家傳而人誦之言之祇贅而崔公  
之繫已裕民憂邊思職亦近世所罕儷也  
其大城西和虜連歲盜邊莫能入人尤德  
之忠久而遺忘予其爲我記諸顧勦焉罪  
戾之餘世所棄置而陽安之隸數千里來

辱余曷敢不可乃因劉公之贊比次其事  
而書之以復于家侯或曰自淳化四年迄  
今幾二百四十年矣而獨三賢之稱不已  
既乎而况吏之得祠于仕國也如莊周所  
書庚桑子事特寓爲之言耳自蜀人祠文  
翁由是桐鄉南陽涇城之祀史不絕書非  
其同氣而春秋奉嘗事已變古若夫生而  
繪象以配先賢則於義何居曰不然也劉  
公倡之洪侯和之家侯因之蓋將以表兢  
廉貪則取其接乎耳目之敬而可證焉者  
耳已所當律職所當憂孰非人臣之常分



而俗淪世歎貪競相師乃有清方不移華  
皓益堅如崔公是不足以刑善而勸德乎  
二氣五行之運鍾而為人千百載而一日  
億萬人而一心使為吏而無德于民民將  
眈眈然疾視之唯恐棄之不亟也至於歲  
月惱邁情偽寂寥去者非有勢利之挾也  
居者非有交譽之求也而著乎斯人之心  
隱然與所寓俱存敬共承事罔敢不恪是  
區區者誰實使之然則祠不可以義起乎  
既以謝客又次其說以附劉公之贊

洪氏天目山房記

寶慶元年吾友洪舜俞自考功卽言事罷  
歸於潛讀書天目山下寶福僧寺寺觀深  
舜俞合新故書得萬有三千卷藏之聞復  
閣下如李氏廬山故事而移書于靖屬余  
記之余少誦蘇文忠公山房記謂秦漢以  
來作者益衆書益多夸者益以苟簡又謂  
近歲轉相摹刻書日傳萬紙而士皆  
束書不觀游談無根嗚呼斯言也所以開  
警後季不爲不切至矣而士之病今未之  
有瘳也無亦聖遠言湮愈傳而愈失時異  
事改愈變而愈下季士大夫讀之而不知



其味行之而不見其端則亦舍之云耳且古之孝者始乎禮樂射御書數蓋比物知類求仁入德皆本諸此今禮慝樂淫射御數有其名無其義六書之法惟小篆僅存而莫知好之為士者十名九舛不暇問也五三六經之所傳如仁義中誠性命天道鬼神變化此致知格物之要也今徃徃善柔為仁果敢為義依違以為中純魯以為誠氣質以為性六物以為命玄虛以為天道也宜漠以為鬼神也有無以為變化也甚則以察為知以蕩為情以貪為欲以反

經為權以捷給為才以譎詐為術聖賢之言炳如日星而師異指殊其流弊乃尔若夫先王之制又在所當講而風氣既降名稱亦詐有一事而數說一物而數名孝者亦莫之質也井牧居民之良法也而丘乘卒伍之不合則參以管仲穰苴之法封建經國之大務也而百里五百里之不合則託諸歷代之異制賓興之法自遂以降自正畿以外無文則約諸鄉遂之數郊丘禘祫大事也或以郊丘為二或以禘祫為一廟孝明堂先務也或以為異所而殊制或以



爲一廟而八名七世之廟常典也而殷六廟周二桃或親盡而毀或宗無常數莫知折衷三年之喪達禮也而有謂君大夫士廬服異等又有謂君卒哭而除皆莫敢以爲非大抵始去籍于周末大壞于秦觶望于漢而盡覆于五胡之亂二千年間憑私臆決罔聞于行帝號官儀承秦舛矣郊禘廟室踵漢誤矣衣冠樂律雜胡制矣孝校養不賓之士科舉取投牒之人資格用自陳之吏刺平人以爲軍而聽其坐食髡農夫以規利而縱其自奉授田無限而豪奪武斷以相尚也出泉輸租而重科覆折以相蒙也嗚呼生斯世也爲斯民也而讀聖賢之書以求帝王之法使其心曉然見之且無所於用也况衆言殺亂始以春秋戰國之壞制衷以秦漢晉魏之雜儀終以鄭王諸儒之臆說李者之耳目肺腸爲其所搖惑而不得以自信於是根本不立而異端得以乘之利祿得以移之文詞得以溺之則有口道六經而心是佛老篤信而實踐者矣則有心是聖學而輯爲文詞隨世以就功名者矣六經之書孔孟未及行也



今二千年矣而猶莫之行也余長而有聞  
晚益多懼舜俞以藏書屬記願以所懼者  
相與切磋究之嗚呼其亦以余言為過矣  
乎

湘鄉縣褚公洗筆池記

唐永徽六年褚公以尚書右僕射諫立武  
宸妃幾為所殺賴長孫太尉一言以免猶  
坐貶潭州都督一日行縣至湘鄉距縣治  
之北數百步有僧寺曰感應公嘗滌筆池  
上若有浮云滃然人異之即其地祠公歲  
久弗治藩拔碑什紹定二年邵君自言為

宰即故堤遺址封略而浚治焉斷碑所勒  
有遠山齒翠凝煙之詩乃為亭其上榜  
曰凝煙為大門榜曰唐都督褚公洗筆池  
更為堤以綴之灌木脩蔓蒙茸蔽虧連水  
衡陳鳳山對峙實為是邦勝處書來命記  
成事余惟咸以無心為感良以不獲其身  
為明蓋感於所不係感以虛也止於所不  
見見以理也此人心之良感而實見也方  
褚公之侯翠長沙也梟婦之勢如燎方揚  
而轍跡所繇豪端所沾湘民之愛之殆與  
屈潭賈井儷芳齊榮况筆非有靈也水非有



雲也即思而成致愛而存世之相後今六  
百載尚懍乎如在也是又奚感奚見而然  
哉許敬宗李義府諸人擠善逢惡固無足  
言李勣何爲者亦迂延獨對故陳喪邦之  
言自一忤一合而升沉立判升者信乎爲  
得矣歲月滄邁事與時逝浮榮急景何翅  
朝菌暮瘳而是心之昭昭可以建諸天地  
質諸鬼神者億萬人而一心千百載而一  
日著在史冊寓諸陳跡是非邪正燎如日  
暎彼所謂得者初無毫髮加益徒起穢以  
自臭而忠臣良士流風所漸則雖殘隄斷  
碣過其下者屏營徬徨周視太息莫敢言  
拜甚則尸祝而社祠之嗚呼是所謂良感  
而實見非可以幸而致也敬宗既陷忠良  
復專史筆變亂白黑類非敬播之舊如謂  
劉洎之死褚公有力且洎子訟寃之事義  
府助之而敬宗書之公之大節如此人將  
公之信乎抑許李之信乎然則士大夫以  
萬物皆備於身而不以古人自任不以千  
載自期則亦自過其躬耳矣邵君金華名  
閎也習聞詩書之訓故爲政知所先後其  
必謂余言然也



浦城夢筆山房記

世傳江文通爲吳興令夢人授五色筆繇是文藻日新今浦城縣故吳興也縣故有孤山里人因以夢筆稱之鄉先王揚文莊公嘗讀書其間北歲貞希元於山之麓得數畝地藝卉木營闔廬爲息遊藏脩之所旣爲文莊識其事又以書抵了翁日子爲我發之了翁每惟由周而上聖賢之生鮮不百年蓋歷年彌久則德盛仁熟故雖從心所欲罔有擇言皆足以信今貽後詩三百聖賢憂憤之所爲者十六七六藝之作

七篇之書亦出於歷聘不遇凡皆坦明敷暢日星垂而江河流也聖人之心如天之運純亦不已如川之逝不舍晝夜雖血氣盛衰所不能免而才壯志堅純終弗貳曷嘗以老少爲銳惰窮達爲榮悴者哉靈均以來文詞之士興已有虛驕恃氣之習魏晉而後則直以織文麗藻爲李問之極致方其年盛氣強位亨志得往往時以所能譁世眩俗歲愒月邁血氣隨之則不惟形諸文詞衰颯不振雖建功立事蓄縮顧畏亦非復盛年之比此無他非有志以基之



有李以成之徒以天資之美口耳之知才  
驅氣駕而為之耳如史所書任彦升丘靈  
鞠江文通諸人皆有才盡之嘆而史於文  
通末年至謂夢張景陽奪錦郭景純微筆  
才不逮前夫才命於氣氣稟於志志立於  
李者也此豈一夢之間他人所得而予乎  
窮當益堅老當益壯而他人亦可以奪之  
乎為此言者不惟昧先王夢覆之義亦未  
知先民志氣之李由是夢筆之事如王元  
琳紀少瑜李巨山李太白諸人史不絕書  
而杜子美歐陽永叔陳履常庶幾知道者  
亦曰老去才盡曰詩隨年老曰才隨年盡  
雖深自抑損亦習焉言之不知二漢時猶  
未有是說也希元用力於聖賢之學今既  
月異歲殊志隨年長其自今所資益深所  
居益廣則息遊藏脩於是山也其必謂吾  
言然矣叟聖武公年九十五作抑之  
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嗚呼為李不倦  
如此才可盡而文可躡乎既以復于希元  
又以白傲云

寶慶府躍龍橋記

古者門閔道路廬館舟梁脩除以時非以

爲觀美也所以通國野敬賓旅恤老幼遷  
有無亦財成輔相之一端云爾是故辰角  
見而雨畢則除道天根見而水涸則成梁  
梁也者造舟爲之如秦漢以後所謂浮橋  
而其時未有橋之名也駟晨覲則脩困倉  
以備穡事水昏正則植板榦以興上功且  
穡事土功有國之重事也而梁與道實先  
之蓋道之不除已非善政而梁不夙戒則  
厲深濟盈涉者滋病焉昔人之規陳議鄭  
固不越是雖近世亦有以驛傳橋道觀人  
者殆不可以求務忽之也邵水白龍山出

徑邵陵城東廣餘三十丈先是比舟爲梁  
以濟不通而賦之邵陽新化二邑水惟無  
溢■輒壞慶元間郡守黃復通守李正通  
將代石爲砥又以不便舟行而輟嘉定六  
年李侯直柄欲自爲浮梁不以賦之二邑  
屬役于浮屠師寶寶乃請壘石爲七頓而  
架梁其上頓之形橢方不與水磯其勢可  
久然後廣費鉅經始維艱於是發少府斤  
弊不足則吏捐奉民輸財以佐之趙侯崇  
度許侯成之嗣修不急歲久未就寶亦引  
去至趙侯善淇然後七頓皆集而其一猶



以里人忠訓即蕭帝之力爲之若架梁之費則又夥未有以繼也李侯大謙之至節縮浮蠹靡廢不舉乃市材他邦庸工梓而卒灰之司理參軍汪之幹實受役要浮屠應珂智瑩德厚參比其力曾未半載而板皮石甃崇麗堅緻橫空卧波秋毫不以病民侯曰是維龍潛重鎮今郡譙重建府號更新而是役適成不可無以識之乃命之曰躍龍橋而移書了翁俾記其事維侯淳熙天官侍郎之家孫天官嘗以衡陽莫職兩治邵獄有德是邦後七十有七年而侯來爲守顧瞻遺爰益祗厥紹凡以濟人利物力所逮爲無敢不竭予無所措其詞也雖然嘗攷諸周官而有感焉道路之脩職於司險廬館之備具於遺人固也而自國及野達道路守涂地叙舟車則秋官之屬分掌之其有不由道而橫行宵征不由梁而川游徑踰皆爲之厲其禁乃若不相類然蓋自大司寇至鄉遂縣士凡典獄聽訟前導驅辟莫不以通屈塞伸幽枉爲事豈序官之意固以是爲類乎然而道路橋梁人所共由至近而易察也士有抑而不達

民有鬱而不伸四境之內有弗而不治使  
為守於斯者又以類而致思焉庸非職分  
之所當然乎又充類而思之雖天下之有  
溺匹夫匹婦之有不被澤者又孰非吾分  
乎顧今之為吏者不得久於其官予懼來  
者之或不皆然也敢申是義以殺無窮云

靖州教授廳題名壁記

靖自崇寧再歸職方今一百二十有九年  
矣方為誠州已嘗建學立師首命長沙朴  
成為之逮大觀二年又改作于州之北場  
田賜書教養成備自淳熙三年姚明教之

亂刑獄使者行郡表省教授七年郡守延  
平廖遂請修廢官以崇化美俗乃以命三  
衢祝禹圭繇是為守者嗣修弗怠廟室廬  
館田租府實視舊有加獨教官氏各自廢  
學以前不可復識僅記乾道間故參知政  
事蕭照隣燧嘗為此官唯淳熙興李後始  
歷歷可考而皆未之識也天台張君先之  
始至歔然曰茲不謂闕典與士亦合詞以  
請張君乃為大書深刻而屬予記其首予  
惟春秋之法有直書其事不加一詞而美  
惡自見者今官寺之題名實似之題名之



所及唯氏名歲月非有一詞之予奪也而  
是非之良心人皆有之習其讀而識其人  
必曰某賢有行某好李某為名進士某善  
其職不則曰是不肖不李濫於進而怠其  
事者也居是官者自修自明固不為人作  
輟而前瞻後慮不亦修省之一助乎矧又  
攷諸故典以子衿之不來而廢李以風化  
之所係而復修之則朝廷之卷卷是州所  
以望於李校之師友者非徒使之記事纂  
言以譁衆取寵為足也記曰凡李官先事  
士先志嗚呼居官而思其所當先者奚事  
為士而思所當先者奚志則興是學而立  
之師也亦庶幾為無負矣是又張君記往  
籍以望來哲之意云張君字子益

寶慶府濂溪周元公先生祠堂記

寶慶府府學教授梁君士英遺了翁書曰  
自治平四年周元公先生遷郡李于牙門  
之東南陬紹興二十有五年又遷之神霄  
廢宮乾道八年復其舊而奉先生之祀以  
張公九成侑紹熙四年又更以特祀嘉定  
十有三年遷學少城之西舊址荒蕪不治  
先生之祠雖寓新李而僅實諸堂隈士英



請于趙侯善淇以舊址隸李請于李侯大  
謙即其地而祠先生自守貳僚佐鄉之薦  
紳韋布各捐金以漬于成始紹定二年之  
冬訖明年之夏凡爲堂四楹祠居其一東  
西又爲齋廬以翼之士謂是不可無記也  
以惟子也請了翁雖不佞而於先哲言行  
槩乎有聞且李之始建而用幣于先聖先  
師者先生之文也記李之改作者五峯胡  
子也記李之復故者宣公張子也記元生  
之特詞文公朱子也四子之文日星垂而  
江河流也而奚以尚之敢辭梁君又曰先  
生之沒百五十年未有所易名子爲之請  
寧遠營道皆先生故里也子爲之記其祠  
郡國之祀先生子之記亦已多矣而奚獨  
遺是哉了翁曰非敢遺也而難爲言也雖  
然請爲誦先生之言而申三子之撰可乎  
蓋自孔孟氏以來爲五百年者三矣聖遠  
言湮俗淪士散求道者離乎器而不知一  
理二氣之互根言性者離乎氣而不知元  
亨變化之實理知剛柔之爲善惡不知剛  
不一於善柔不一於惡也知陰陽之爲動  
靜不知陰不一於靜陽不一於動也先生



始爲圖書貫融而劈析之二程先生親得  
其傳道日以章迨胡子朱子張子推衍究  
極亦幾無餘蘊矣然而論說益明適以爲  
藻飾詞辯之資流傳益廣適以爲給取聲  
利之計故胡子曰棄不貲之身於一物之  
小其不仁莫甚焉張子曰孝校所講不過  
綴緝文詞規取利祿非先生所以望於後  
人之意而朱子亦曰程氏既沒傳之者不  
能無失沉爲老釋而世莫之悞也嗚呼邵  
居重湖之南地阻且右而先生之遺風餘  
化三子之格言精義洋洋乎斯人之耳目

使爲士者目擊而心惟氣感而機悞則將  
有惕然于衷而不能自己者予無所措其  
詞請以是識諸石紹定三年秋九月辛丑  
臨邛魏了翁記并書篆廣平李大謙立石

古香殷少師祠堂記

殷商之季少師比干與箕子微子各靖其  
爲臣之分以自獻于先王事不必同也而  
發於怵惕惻隱之公心則一故皆得以言  
仁周武王未及下車封少師之墓蓋章善  
旌淑以一民聽其事有不容緩者孔孟氏  
亟稱之亦以殷周存亡之所係耳至於後

世凡諫於其君必曰願德與龍逢比干游  
於地下嗚呼世固有並世而羞伍之者二  
人死向干載而願從之游此何所為者邪  
曹操南遷建少師祠唐太宗適殷追命大  
師易名忠烈大臣吊祭州縣封墓李太白  
尉于衛又為銘表之此亦非有為為之也  
古者宗廟非其鬼不祭山川非其望不祭  
而君與大夫士之所有事又各有等級焉  
春秋以來如晉祀絳衛祀相鄭祀周公趙  
祀董安于已非先王之舊至漢儒祭法則  
又多為之目祀益以繁於是郡國或祠天  
子或祠循吏而黃帝堯之祠徃徃見於武  
宣之世魏晉以後則非鬼越望之祀何所  
無之雖然是猶義起臆決久而得不廢者  
也廣安楊侯伯洪守均州之歲為殷少師  
河內北邙南鄘東衛而西薄山少師討之  
諸父也與國為存亡則其卒其葬當不出  
紂都之內今均之四境則金房光化商鄧  
襄陽與紂都不相及也少師之祠於此乎  
何居伯洪又自叙其事曰恢之始至訪問  
古今人物長老皆言殷少師之裔實居此  
土以比干為氏既文合二字為一而音切



不改吾謂少師引義盡分不惟示萬世爲  
臣之法亦以爲有國家者不用賢則亡之  
戒况其子孫是州爲蕃而何以無祠某讀  
之竟而重有感焉大哉乾元萬物資始此  
天地人物古今後世所以爲性情之本也  
其本同故雖緜歲禩越宇宙而善善惡惡  
之心未嘗不同且堯之祠宜不出平陽也  
桂林有堯山有唐帝廟舜卒於鳴條而蒼  
梧黃陵之祀在楚上虞餘姚百官之名在  
越禹之祠當不出安邑而會稽有陵有廟  
有元圭有窆石亦未知南巡不復何所考  
訂大抵有國故而祀之此禮之經人情之  
常也合他國之聖賢而祀之此禮之變而  
人情之義起者也出放義起固不必皆禮  
之所有然人心世變亦於是有發焉且乾  
坤之運闔闢萬古何有終極而人以眇然  
之身生死乎其間近數十遠百年耳况少  
師雖以諫死而無救於宗國之亡距今幾  
三千年興衰治亂亦秋毫不相涉也而是  
心之靈可以立天地宰萬物者昭昭赫赫  
與天地相爲無窮乃至因其子孫之在吾  
地相與尸祝而社祠焉嗚呼是卷卷者誰



實使之予嘉揚侯之為是舉也足以扶世  
厲俗樂為之書

均州尹公亭記

廣安楊侯伯洪夙有懷賢尚德之志比攝  
守竟陵自庚陸以來凡前哲流風所被悉  
表異之今守均陽蒐輯廢隊興校官創殷  
少師祠又以尹公師魯嘗謫是州州故有  
尹公亭既為繕修而屬予書亭扁且識歲  
月子惟古之人先立手其大者大者立則  
小者達焉而已語曰行有餘力則以孝文  
又曰游於藝非以文藝為孝之先也大使

文藝之先而本之則無是亦朝菌慕舜焉  
耳世之孝者尚論先正必曰國朝之文柳  
稷倡之尹歐和之蘇魯諸賢又和之而後  
黜浮以實反駁而雅是則然矣然使是數  
君子惟一藝一詞之足稱而他無述焉則  
亦安能以風斯世而惟已之聽哉方范文  
正公以忤大臣黜降三諫官皆以言得罪  
而君公坐監郢州酒稅觀其與歐公書勉  
以謹職遠酒其詞平氣和無悻悻戚戚之  
意未幾雖以將帥辟除歷仕西垂卒坐范  
黨為群儉所誣謫均州酒稅方公之被誣



也劉湜希時宰意將以竊賄評公實之必  
死而卒莫之得他日公與孫公之翰語移  
日秋毫無怨湜意孫公訝之公曰此湜不  
能自立之過於洙奚恨焉嗚呼克是心也  
雖夷齊不念舊惡殆不是過矣如公之清  
躬秉方聳善疾惡若推其所為將不得與  
斯人一日並生斯世也而可喜可怒在物  
而不在我孰是孰非責已而不責人蓋其  
省愆念德常若不及故於攻人之惡記人  
之過有所不暇然則即是一端其真知篤  
行有本者若是則世之以文藝知公者未

也侯名恢嘗為吏部架閣文字云紹定三  
年十二月

心遠堂記

臨邛魏某記

退夫嘗誦陶元亮詩愛其心遠地自偏  
之句摘二言以名其先廬之堂屬予記之  
予每嘆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也而所以  
用其心則人人殊且堯舜與人同耳農夫  
以百畝之不易為憂堯舜以天下未得人  
為憂禹稷亦塗人耳人思已之飢溺而禹  
稷思天下之飢溺孔氏之門人三千其超  
倫拔萃僅七十人而七十人之中又有高



第焉就高第而言之季路之心用千乘之國冉有之心足七十里之民公西華之心相宗廟會同之事而曾皙浴沂詠歸其心休休然有非事物之所能累者矣季路之心以肥馬輕裘與朋友共之固已絕人一等顏淵無伐善施勞又非季所如至於仲尼老安少懷則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而天地無所施其勞矣戰國之君攻城爭地不過以涖中國朝同列爲大欲當時之臣亦唯以齊威晉文管仲晏子爲極功而孟子獨慨然於唐虞三代之盛恨不及見仲尼

而師之然則鈞是人也而心之廣狹小大不相遼絕矣乎夫天地不可量也古今不可度也人以七尺之軀方寸之心立乎兩間形氣所拘僅百年耳然而由百世之上以巧諸太古久遠二帝三王之事隨其心之所之如生乎其時立乎其位與之相周旋也着龜不可方物也而是心之動見乎卜筮鬼神不可見聞也而是心之誠行乎祭享萬世在後不可藝極而是心之靈著乎方冊舟車所至不可限除也而是心之明光于日月然則心者神明之舍所以範



圍天地出入古今錯綜人物貫通幽明其  
遠若此彼弱於文藝泥於佛老沉於功利  
者尚爲知所以用其心乎况又文藝之末  
如慕緝駢儷佛老之敝如梵唄土木功利  
之下如声色貨寶其猷之未遠仰在所不  
足言也胡公康侯嘗爲孝者言或尚友古  
人或志在天下或慮及後世或不求人知  
而求天知皆所謂心遠斯言也足以開儆  
遇近發陶公言外之意雖然知其一則能  
其餘矣退夫之有感於陶公也夫非徒爲  
是觀美也愛之斯知之知之斯行之行之  
則又當得其所以愛之知之者而終身由  
之不然則予之所謂猷之未遠者可不甚  
懼矣乎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四十九終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五十

記

耻齋記

湘陰許德夫以耻名齋而屬予記之或曰君子且有耻與曰羞惡之心其誰無之羞者耻已之不善而惡者耻人之不善也君子耻已不善則速已之耻人之不善則內自省焉小人反是焉然則小人果無耻矣曰小人間居爲不善是無耻也見君子則陰其不善非誠無耻也君子即其所耻以進於善小人吝其所耻以淪於惡耳且象



卒然遇舜雖託爲疇陶之辭而卒不能蓋其怛怩之色此親爲不善其中心達于面目固當爾也太康以逸豫失邦昆弟奚與而五子疇陶怛怩若已之親爲不善將無以立於兩間者焉伊尹之耕莘當夏之未孫殷之未興也君民之責若非已事而君不爲堯舜民不被澤若撻已于市推民于溝嗚呼太康之恥而五子以爲已恥殷臣之耻而伊尹以爲耻豈羞惡之心此有而彼無亦知與不知云耳知之雖人之耻已亦耻之不知之已雖有耻不自耻也雖然

於其中又有內外賓主之辨焉夫所謂耻耻不若人也今爵位之崇宮室之美妻妾之奉一不若人則知耻之若義利消長之幾陰陽屈信之分此日用之功者而習焉不察則不知耻也耻一物之不知懼格物之未至也今虞初官之說旁行敷之教凡將急就之文一有不習則知耻之若帝王所以繼天立極聖賢所以明德新民此學問之本者或懵焉不顧則不知其可耻也夫惟不耻其所可耻則必耻其所不當耻者矣匿怨而友其人言出而躬不逮

立朝而道不行不仁而爲人役雖儒生學士口道先王語而不足之恥也邦有道而穀邦無道而富貴賢者饑餓於我土地一人橫行於天下諸侯相滅而不能救四郊多壘世荒而不治雖君公師長在高位食厚祿亦不是之恥也而恥於下問恥於改過恥惡衣惡食嗚呼此何足恥而顛倒謬迷一至於此其亦不思之甚與予嘗與德夫久處於靖羨其質純而志篤故發其義而告之者若此詩曰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德夫欲知羞惡之端則又當於已所

獨覺而人未及知焉圖之雖然是心旣覺則人其有不知者乎此又德夫之所當用力也紹定四年正月辛丑臨邛魏某記

### 敬安堂記

盱江聶公善之以書來言曰吾比守顛會峒徭弗寧人情疑懼吾爲之任能官練士峙糧凡以惠無告擾弗若者力所逮爲秋毫無所愛也民用綏靜神罔恫然徒以心勦力疲引分宜去帝臨有赫照知厥衷賦萬壽宮之祿以華其歸重惟勞肆之久一旦措諸安地食寢有節息遊以時腹心



耳目復爲我有亦天下之至安且樂未易  
與人言也吾猶懼其狃於遠而怠乘之則  
名吾堂曰安樂必敬子爲我書之復以  
請曰孰與敬安之爲簡且嚴乎公曰諾哉  
子併爲記之予嘿識是語蓋太公丹書曰  
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凡此不下百言  
皆治心脩身之事武王得盤銘于几杖扑  
鑑于帶屨弓劍于觴豆于楹于戶牖而安  
樂必敬云者席之左端十六銘之首也其  
文未必尚父所作而荀卿賈傳讀之大戴  
氏記之况其書大較以敬爲主則聖門傳  
心之要也是惡可以無紀予讀春秋傳最  
愛白季之語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  
夫自官庭屋漏日用飲食推之應事接物  
達之治國平天下此孰非天命之流行使  
斯須之頃放焉而不之收則氣得以帥志  
物得以操已而吾之存焉者寡矣是故敬  
焉者所以存此心而根萬善者也然而常  
人之情困心衡慮微色發聲則心有主而  
德常聚無法家拂士無敵國外患則心無  
主而得流是猶物爲主而我爲客也姑又  
以淺者言之祈寒甚暑人情之所憚也而

在宗廟朝廷若對大賓臨大敵則志之臨  
私朝返內寢則寒暑已操其柄至於燕居  
則凡避梓趨爽塞向即炎之備靡不畢陳  
矣嗚呼是孰爲致然邪人能充類以求隨  
事而察而有以真知其爲天之所命則必  
將竦然知畏其於不睹不聞之頃宴安佚  
樂之時有必不敢自畫者矣程子曰主一  
之謂敬無適之謂一視曰季之言則義愈  
密而詞彌約學者滋有以用其力矣公蓋  
深知此味將循名責實者也予尚  
以求是正云

通泉縣重修學記

尚論古今之學制不遘曰古者養人以禮  
義後世以詞章壞之是特知其一耳古者  
自二十五家之間爲塾有道有德者爲之  
左右師而間中之子弟學焉民之朝益暮  
習在於間塾而庠序云者以時屬民之所  
也或飲射之禮或社醜之祭或歲月之吉  
必示以教法序齒位書其德行人之良心  
善性日用而不知先王因民之聚因時之  
變振飭而開牖之大抵教之於塾旣使之  
事親從兄親師取友以行乎孝弟之實而



屬之於序則又使之習容閑禮考德問業以發其德性之知而其間節目之詳則去民逾近者施教愈密州長屬民讀法歲不過四等而下之則黨正七族師十有四而間胥則無時矣以此知民常在塾而時會于序非若後世遠鄉親越鄉郡居旅食比閭無以考其行州黨無以施其教操數寸之管以缺一日之長而他不再問焉也惟縣之有學去民爲近族閭校比之意猶可推行乃以期會爲大故吏終日文書敲扑間救故不瞻故以禮會民僅若有見於春

秋二奠敗室寒廡頽藩壞闕縣十而九蓋去民愈近則教法反疏然則爲吏而不此之惧其爲知本乎通泉之有校官蓋自慶曆興學之初今二百年間邑令趙天申何景林修廢者三至於比歲荒蕪不治資中楊季穆始至即謀諸鄉彦曰此仕國也山川文物之盛冠冕左蜀而庠序之事未遑非所以刑善勸學乃取學田一歲之入以基其後出泉二百萬佐之鄉之士民合三百萬繼之自大成殿之北爲講堂一齋虜入南爲大門一腋門二文明樓一東



爲里賢堂自唐李公浦而下繪象凡若下  
人西爲正原堂自周元公至呂成公凡七  
人而馳書于靖曰子爲記之予每嘆去民  
愈近者教法反踈今以近民之官而爲是  
其亦知所務矣予又嘆后世以詞章壞士  
今以孔顏曾孟照臨其上周張二程諸子  
之象與里中之有道德者翼其旁則士之  
游斯息斯目改心化必知聖賢所傳者何事  
而內反諸躬有學以問思辨而篤行之則  
亦無以異於禮義之養矣謹誦所聞以記  
成事季穆予之親且友也才志卓犖士大  
夫以遠期之

靖州吳賢莊記

三代教民興賢之法見於三禮者悉矣特  
未知養於塾會於飲序於鄉黨也何所取  
財其升之司徒司馬方論而未官官而未  
爵而未祿也何所續食詩曰攸介攸止烝  
我髦士然則自國子而下爲士者固出於  
鄉遂之夫家此管夷吾之所謂秀民之能  
爲士而班孟堅所謂且耕且養者是也竊  
意田各井授人有常產皆足以自食其食  
雖士有常心不以饑渴之害害之然使



有以自食則用行舍藏體安志明綽綽乎  
滋有餘裕矧人上之人以善養之以誠求  
之以禮典之以實將之所以敬其事重其  
合蓋若比然則士之報禮也當何如詩曰倬  
彼雲漢爲章于天又曰鳶飛戾天魚躍于  
淵作人之盛至於歷久而彌著其不以此  
夫自鄉治廢田制壞士之貧窶反出農工  
商賈下僕之盛猶以數路得人而郡國貢  
士尚存勸駕續食之意至隋唐後純用科  
舉士幼而學壯而欲行非是無進也暴糧  
負笈侶後夫隸人以羣趨干有司卒而升

諸春官則去畿愈遠者聚糧愈艱貨田廬  
貸子錢不足則失口失色於人自以求濟  
其欲又不足則畫而不前往而適反士生  
斯世所居廣居也所位正位也所行大道  
也今未能以有行而使降志辱身若是是  
將誰咎與靖故有田以給貢士歲入爲錢  
萬七千八百益以屋僦五萬六千然僅供  
新士半塗之費而免舉者又不及新士十  
之一予自迂靖食土之毛繼廩之粟六年  
于茲身安家和得以增益所未能秋毫皆  
帝力也而未有所報稱矧四方義理之問

日至益凜凜有空餐之惧念欲與士共之  
乃會居積行糧之餘市近郊田積三歲所  
入以■三邑之新舊進士爲之規約識於  
碑陰州府與校官掌其貳嗚呼其自今士  
亦庶幾其無聚糧之憂矣然而予之心則  
曰是何足以待士也且澤上有地臨其象  
曰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此非特  
爲臨民設也地居至下非臨物者也澤與  
地類也以類相親日漸月漬君子之觀是  
象也其望人以成德之意壘壘洋洋何有  
窮也已然則與我同類之士其亦有以識  
予無窮之意而勉之哉是舉也學校諭唐  
佑之實任其事紹定四年三月辛亥臨邛  
魏某記并篆

洋州天慶觀聖祖殿記

大中祥符元年十一月詔書始以正月三  
日爲天慶節四月朔爲天祺節二年遂詔  
郡縣建天慶觀五年增設聖祖殿由是著  
令凡官吏皆有到謁罷辭之文既又因事  
建節有天貺先天降聖之日與王至元三  
日皆有朝謁二百餘年郡縣奉行惟恪洋  
之爲州夙號樂土乃自此歲阨於寇抄聖



祖之象或寓佛宮臨邛高侯始至歎然曰  
是在令甲而褻慢乃尔即召匠計徒而更  
新之經始於紹定三年之二月已事于明  
年十月凡用工徒若干緡錢若干而移書  
某命記成後某竊惟自昔受命之君由秦  
而上皆有始封之祖受姓受氏胄緒可考  
漢唐以來始費尋繹在丘明所書劉氏之  
始雖一再見而上下傳文了不相屬故明  
帝時賈逵上疏謂五經皆明無劉氏為堯  
後者惟左氏有此文而孔穎達疑左氏為  
漢儒傳會增益之語李唐之先亦莫所始

自乾封追崇老君之號天寶而後則知名  
以聖祖館之新廟太清興慶之祠殫極鉅  
麗蓋世儒之說謂帝王之生皆出神明之  
裔鄭氏至謂帝王之始皆感天而生語雖  
神怪大抵推世德以崇帝胄神天命以弭  
奸覲此聖祖殿之所為作也然而典禮之  
行有未及盡正者其待罪奉常日嘗欲條  
陳以請亦未及言今摘其切於是殿者言  
之且官吏到謁罷辭與一歲十於朝謁此  
令明名筆雖丹青剝落而筆法具在山門  
之外有明月橋兩山對峙危磴矗立閣道

周複大殿中峙方等院之應真殿居其后  
與山門直如引繩半有覆壞之憂郡人郭  
侯起鎮興元同遊茲山相與浩嘆若有所  
屬予乃僦功鳩材敗者易之堅者因之又  
將拓而大之或以諗予曰費大役勞君將  
悔焉予曰節用而不斂民雖費無傷也庸  
工而役民雖勞無怨也於是寺之後殿欲  
壓更其不可支者翼之修廊達以復道前  
為法堂後為飛閣旁為大室僧廬庖厨次  
第為之寺在唐名鶴林乃更為鶴林禪寺  
請于今部使者厲公題其額經于八月訖

于明年 月 昔者吾友蘇和父過我  
嘗為我叙所以作今以屬記于予某執書  
慨然曰世無不可為之事不可為之時顧  
無必為之志能為之才耳且儒流而墨習  
若非其事時屈而舉羸若非其時而侯定  
規於立談之頃復言於朞歲之間侯之風  
力亦可槩見規而侯非若世俗之溺志於  
異端以徼福視利者之為也侯始守長寧  
崇學校繕官宇甃修除砭四谿清盪筴之  
弊創貢士之宮陶覆茅之廬其守普也繕  
館城郭皆為一新其守蓬也自學校至於



橋梁靡不畢舉而柳豪奪戢調辭境內肅  
清又以餘力爲池臺與民樂之蓋侯隄荒  
崇學於縣官宇數節節以四錄節益焚之  
異識以燭跡縣除香之爲出於故中其  
氏衣何樂良賦而射我法世於之德志於  
賦於立籍之與辭言於其德之問君之風  
扶非其事律出而舉義於其節而射於  
無必爲之志強強之在耳且謂形而墨醫  
謂強曰世無不可然之不可爲之強  
嘗爲強始於射今以爲強始於其持書  
于甲平

愛其修篁巨木嘗欲爲亭其上而求平大  
夫張仲車請受其役未旬月而告備會積  
陰解馭風日熙融晴江漲流瀾瀾渙渙客  
喜謂予曰美哉斯觀也子其發之曰予未  
知子之觀也亦如予乎然則觀不同與曰  
不同天下之理一也奚其不同曰觀物而  
不之察與不觀同今夫天之高也即日月  
而知有遠近之度地之厚也即星辰而知有  
升降之節日一南一北而為暑寒月一東  
一西而為朔望列宿更互而歲時正五緯  
羸縮而災祥生以至感遇聚結之變為晦



明風雨爲霜露震電此孰非至教精義之  
著而人由之不知古先聖人觀象於天觀  
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知是身與  
天地萬物一體也以作八卦以叙九章以  
制律曆以立經陳紀以類族辨物莫不  
由之吾夫子所謂吾無隱乎尔所謂天何  
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凡皆即夫人耳  
目之同得以發其德性之良猶慮人之習  
焉不察也因川上之觀而指以示人曰逝  
者如斯夫不舍晝夜盈天地間夫孰非是  
理也而水根於陽行險而不失信剛中而

心常亨聖人所以亟稱而必觀非以其切  
近而易見乎至孟子時去聖未久已莫知  
其奚取孟子言曰不舍晝夜有本者如是  
他日又語人曰觀水有術必觀其濶蓋觀  
其濶則知其有本亦可謂深切著明矣而  
千數百年文人相承例以爲死生之說夫  
死生特形而下者之一端耳使聖人之教  
人而止於是不已踈乎客曰文人之說未  
可廢也且天運周流如循環如轉轂而水  
也亦能往而復反乎口子未睹夫陰陽翕  
闢之妙也且天行至於東北日月會于娵

言陽浸而長於是乎爲雨爲水迨蒼龍昏  
見水日以往天行至於西北日月會于大  
火陰浸而盛於是乎雨畢水涸迨營室昏  
中水日以反蓋自趨乎北陸則朔易之方  
而始終萬物之地也夫陰陽五行未有不  
反生者雖五緯之有辰星亦附日而又行  
起自北陸而反乎北陸也客曰三江九河  
之水三條四列之山皆自西北注乎東南  
如之何其反之曰水陽物也陽升則日息  
陽降則日消知鬼神之情狀則知之矣子  
反既往之氣以爲方伸之氣邪體諸吾

心驗諸噓吸亦莫不然學者唯當循循勉  
勉始乎下學近思充之於深造自得則知  
幾於屈伸之感精義於變化之神世之口  
耳之學尚足進邪不然誦先民之遺言陽  
浮誇詡而是無得於己祇以自欺焉耳客  
曰大哉觀乎盍遂以名亭仲車遂言曰鎔  
不佞請併識斯語以諭同志者紹定四年  
四月甲子臨邛魏某記

正齋記

建安張子壽名其室曰正齋而爲箴以自  
儆其意蓋曰觀於乾則知大者無不正天



之道聖之事也觀於坤則知正可以至於  
大地之道賢之事也大者不敢跋而望也  
而於其正焉不敢不勉子壽所以深自約  
飭亦云至矣猶以爲未足也馳書某俾申  
其義予未之能信而安能以語人雖然竊  
願有質焉天命流行繼之者善成之者性  
人與聖人一也所居廣居所位正位所行  
大道人與聖賢亦非有異也人惟局於氣  
質梏於物欲則有曠其居而失其位者矣  
聖人雖曰生知亦曷嘗不謹所以養之者  
是故教入之法習之幼儀視以毋誑立必

正方事父母則和氣婉容柔声怡色侍先  
生長者則正容恭聽安坐執類蓋所謂生  
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  
人者非特天子諸侯公卿大夫士之子爲  
然也雖州序閭塾無不然也非特學者之  
事爲然也雖生知上聖亦莫不然也迨其  
長也則有鸞和佩玉竿瑟管磬以養其耳  
盤盂几杖車旗弁冕以養其目和容典舞  
綴先舒疾以養其血氣賓祭射御登降周  
旋以養其筋骸孝弟謹信親仁誠善以養  
其心志割不正不食非特如特牲少牢所

謂腊俎之饌必方胙俎之心舌必去本末而割之也凡鼎壘豆籩之不以其制醑酢酌旋之不以其節房蒸釅折之不由乎命教皆不正也又充類而思之富貴而得不以道萬鍾而受不以義不敢一日安也席不正不坐非時如曲禮盡後盡前尚左尚右躡席踏席之別也凡尊卑少長之不循其序朝廷鄉黨之不異其尊車旗器服之不殊其等皆不正也充類而思之立本朝在高位乘君子之器居士民之上而德不彌道不行不敢一朝居也故曰蒙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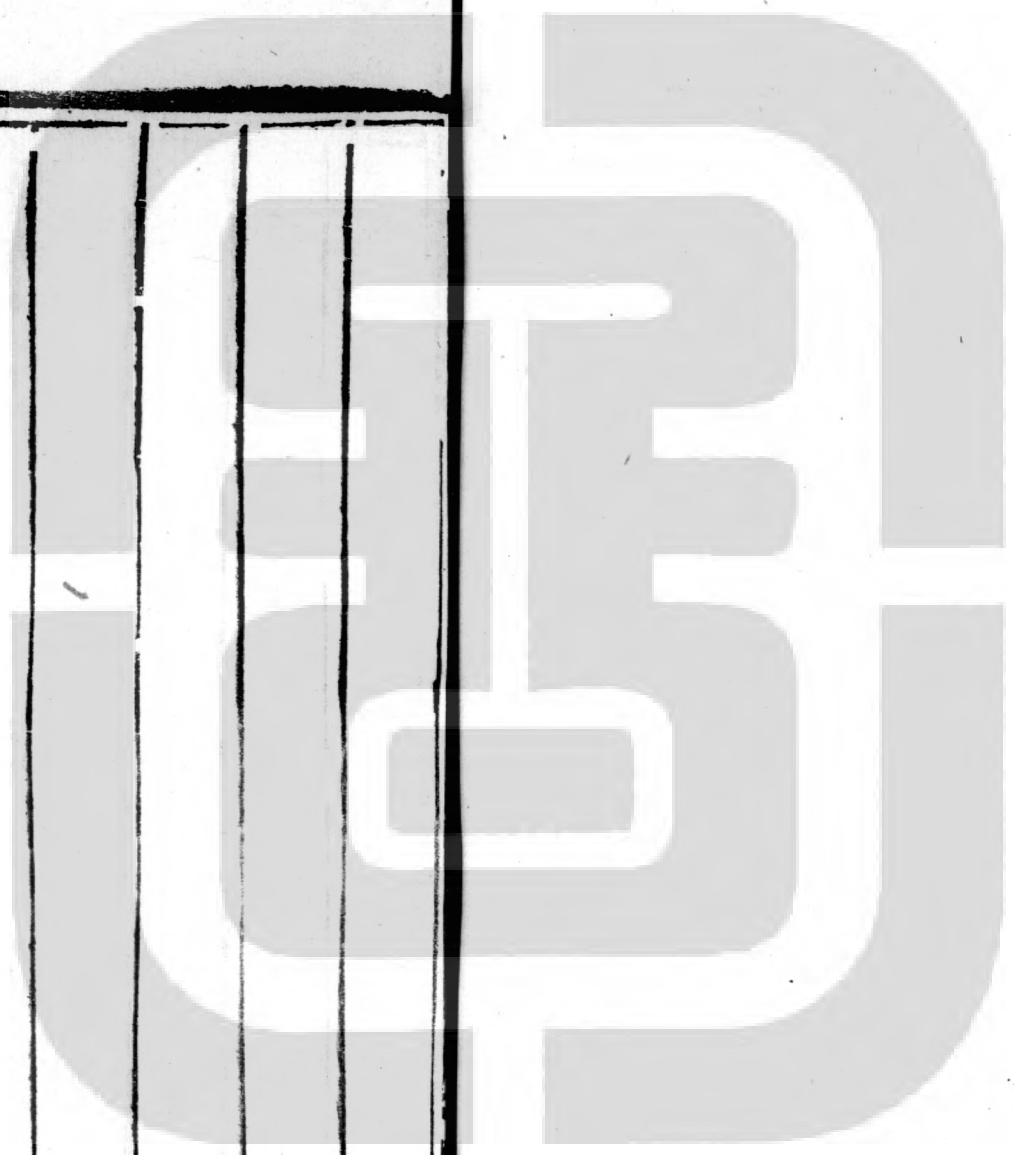
養正聖功也言養於純一未發之初則作聖之功也又曰頤正吉養正則吉也言觀其所以養德所以養身雖天地養物聖人養賢皆是理也然則正觀出於為賢乎子壽謂聖人知不可改及子壽循序而進以無蹈乎陵節躡等之病則善矣而子必謂士而不志於聖猶水而不志于海也吾非為是大言也人與聖人非有二本也聖人之為聖行正位而居體者也學者則學知利行又其次則困知勉行凡皆由乎正路以復乎正位者也行乎正位是亦聖人耳



矣古今惟孟子謂堯舜與人同人皆可為  
堯舜而近世周子程子亦篤信而屢行之  
子壽乃曰聖不可跂及不自過其躬乎子  
壽其疑吾言則試以問諸吾友希元相與  
共評之

江陵州叢蘭精舍記

臨川羅季能以涼湖制置司募府寓治江  
陵嘗即承天院故其為叢蘭精舍而移書  
渠陽日子為我書之且承天院以黃大史  
重固也而叢蘭之名何居乃復以請季能  
曰院即書侍中羅君章舍之故居也君章





一言以識諸齋盧予名之曰篤幼學曰盍  
爲我言其義予因記王文公云其本強大  
堅實者竹也其行盡力有所至者馬也竹  
其性然馬則策而有所志故篤之自從竹  
從馬先儒以爲於偏旁也哂之然予謂堅  
實尽力之義不爲不是特策馬之云誠有  
可哂耳且博者之釋經例以篤訓厚書詩  
記語所稱如篤慶篤祐篤親篤忠正等語  
雖有厚義然而口篤志篤恭曰篤敬篤誠  
曰篤信篤篤行則亦有重實深固之意廉備

乎其間公劉六章以止字冠篇中庸三十  
三章以此義終篇蓋聖賢之學所以成終  
成始其最大其於厚也相近而不同幼學  
曰然則子之名吾室也何居曰吾觀諸易  
惟大畜有剛健篤實之德剛健乾也篤  
實艮也欲知篤之義盍於艮焉求之艮之  
繇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  
人惟內蔽於己外徇乎人則有非所當止  
而止者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吾  
止於理而已不知有己也不知有人也茲  
其為篤孰大焉然則篤云者既重厚而深

固有自靖自克惟理是止不求人知之意  
故聖賢之教溥學矣而必曰篤志明辨矣  
而必曰篤行厚之為義雖大而言各有條  
指也幼學曰善子為我書其言且附斯語  
其後走也不佞敢不敬共從事以毋忘德  
云紹定四年六月辛巳臨邛魏某記

知耻齋記

孔子之言仁義雖是於易傳而魯論所記  
惟求仁之為務若義若耻亦必言之不與  
仁並言也至孟子始兼明仁義之實而示  
人以惻隱羞惡之端尤切近而易見蓋仁



者本心之全體而義則仁之分事之宜也  
耻已之不善則緩於氣顯於此而有羞焉  
耻人之不善則心於戚類於感而有惡焉  
耻不恥之間而善不善之所從判於以求  
仁不以亦近乎或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  
不知廉恥者固羞惡之所發見柳文惠所  
謂不可抗而為維者也予嘗為湘士許君  
歲大記耻齋發聖賢之餘蘊庶幾其有益  
矣而未數月吳門衛君林亦以耻齋屬記  
此義不競久矣今為士者亟稱之俗之興  
也其猶有望乎夫人之常性有善而無不

善人之本心好善而惡不善惟上智而生  
知之資率而行之則不以恥言其次則有  
誠知天善不善之正者是故恥不  
耻不見  
知恥不信不耻不見  
信  
遇困恥辱而知非困啞笑  
自悔者固多  
有之其下則有知善之若可好而氣狃於  
惡亦將胥於不善矣則既為之復耻之如  
周厲監謗秦禁偶語漢殺腹誹隋誅  
心  
本以蓋耻適以滋耻知晉趙憚董狐齊崔  
殺南史衛甯畏諸侯之策苟知畏之則如  
勿為如王允慮謗史賈充憂謚傳張濬避

人以拜田令致鄭繁為相而恐為天下笑  
苟謂可笑則速已之既昧於為之而猶謂  
旁揄曲覆足以誣民惑世不知是非邪正  
千古一心爛然史冊近若疇昔若此之四  
君七臣祇以自塗耳目人誰肯賢之其最  
下則拂鬚摩足舐痔嘗糞又陷溺之極無  
以議為者惟夫昧於習俗不善而舉世以  
為善可恥也而舉世謂無足耻此則不可  
以不辨焉夫皋稷伊傳亦人耳今也富貴  
利達以沉其不貲之軀周公仲尼吾師也  
而異端小道以喪其固有之善夷吾臧武

仲奢僭犯礼蘇季子公孫犀首諸人位高  
金多不至秦漢間士人乘駟懷綬誇蒼頭  
蘆兒陳車馬印綬死權殉貨以詡庸夫孺  
子之為讀史至此誰不羞道而夷攷其所  
行則有聲求氣應深喻而篤行之者嗚呼  
斯人也五帝三王所與共治也而善不善  
異見耻不耻異情乃若此則亦何可不思  
故乎大學之傳曰小人間居為不善無所  
不至見君子而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  
此極言不誠之情狀而必先之以格物致  
知之目則有以物有不格知必不至知有



不至意必不誠而中庸亦曰不明乎善不  
誠其身矣是則世之苟焉亦自欺者亦坐  
乎未嘗知之使其誠知之善之可好也如  
食之必飽不善之可惡也如臭之自穢則  
雖萬鍾千駟之富誘其前五流三刑之刑  
軀其後有必不敢為必不肯已者矣予非  
能之而嘗從事焉故願以告諸衛君與  
同志共之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五十

